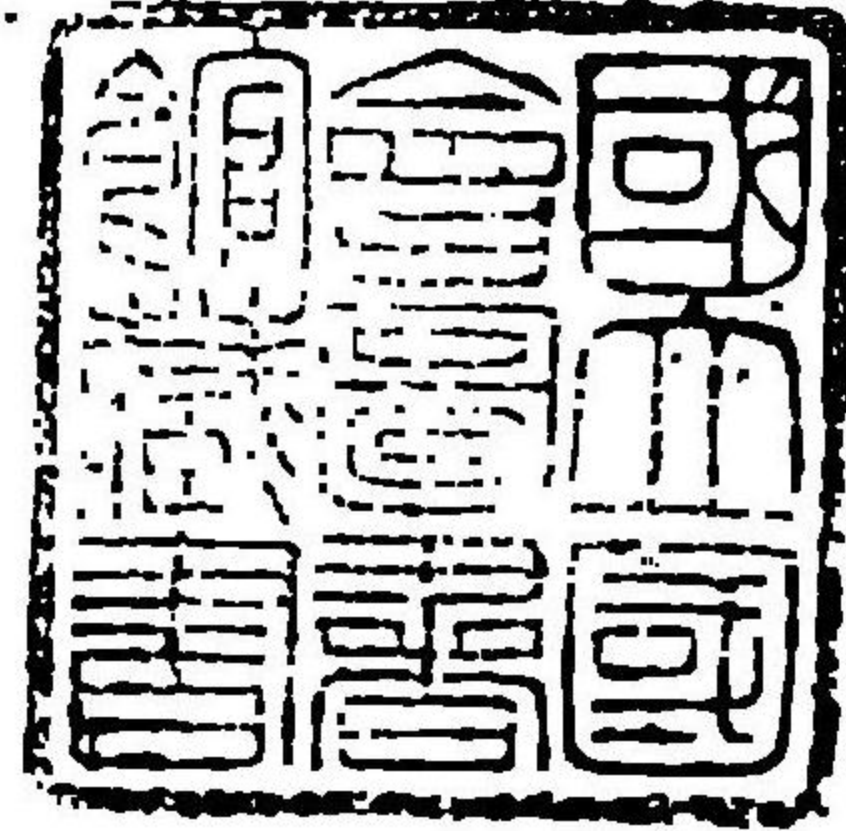


大八洲學會訂正

六國史校本

大八洲學會發行



日本書紀卷第一

神代上

古天地未剖。陰陽不分。潭池如雞子。溟滓而含牙。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淹滯而為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然後神聖生其中焉。故曰開闢之初。洲壤浮漂。譬猶游魚之浮水上也。于時天地之中生一物。狀如葦牙。便化為神。號國常立尊。至貴曰尊。曰命。並訓曰美。舉

一書曰。天地初判。一物在於虛中。狀貌難言。其中自有化生之神。號國常立尊。亦曰國底立尊。次國狹植尊。亦曰國狹立尊。次豐國主尊。亦曰豐組野尊。亦曰豐香節野尊。亦曰浮經野豐買尊。亦曰豐國野尊。亦曰豐醫野尊。亦曰葉木國野尊。亦曰見野尊。葉木國此云播舉矩爾。

次國狹植尊。次豐斟淳尊。凡三神矣。乾道獨化所以成此純男。



唱曰。意哉。遇可美少男焉。少男此云。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曰。意哉。遇可美少女焉。少女此云。因問陰神曰。汝身有何成耶。對曰。吾身有一雌元之處。陽神曰。吾身亦有一雄元之處。思欲以吾身之元處。合汝身之元處。於是陰陽始造合為夫婦。及至產時。先以淡路洲為胞。延生大日本。日本此云。耶麻。豐秋津洲。次生伊豫二名洲。次生筑紫洲。次雙生億岐洲與佐度洲。世人或有雙生者。象此也。次生越洲。次生大洲。次生吉備子洲。由是始起大八洲國之號焉。即對馬島壹岐島。及處々小島。皆是潮沫凝成者矣。亦曰水沫凝而成也。

一書曰。天神謂伊弉諾尊伊弉册尊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之地。宜汝往脩之。延賜天瓊戈。於是二神立於天上浮橋。投戈求地。因畫滄

海而引舉之。即戈鋒垂落之潮。結而為島。名曰磯取蘆島。二神降居彼島。化作八尋之殿。又化豎天柱。陽神問陰神曰。汝身有何成耶。對曰。吾身具成而有稱陰元者一處。陽神曰。吾身亦具成而有稱陽元者一處。思欲以吾身陽元合汝身之陰元云爾。即將巡天柱。約束曰。妹自右巡。吾當左巡。既而分巡相遇。陰神乃先唱曰。妍哉可愛少男歟。陽神後和之曰。妍哉可愛少女歟。遂為夫婦。先生蛭兒。便載葦船而流之。次生淡洲。此亦不以充兒數。故還復上詣於天。具奏其狀。時天神以太占而卜合。乃教曰。婦人之辭其已先揚乎。宜更還去。乃卜定時日而降之。故二神改復巡柱。陽神自左。陰神自右。既遇之時。陽神先唱曰。妍哉可愛少女歟。陰神後和之曰。妍哉可愛少男歟。然後同宮共住而生兒。號大日本。豐秋津洲。次淡路洲。次伊豫二名洲。次筑紫洲。次億岐三子洲。次佐

度洲。次越洲。次吉備子洲。由此謂之大八洲國矣。瑞此云彌圖妍哉此云阿那而惠夜。可愛此云哀。太占此云布刀磨爾。

一書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二神。立于天霧之中曰。吾欲得國。乃以天瓊矛。指垂而探之。得磤馭盧島。則拔矛而喜之曰。善乎國之在矣。

一書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二神坐于高天原曰。當有國耶。乃以天瓊矛。畫成磤馭盧島。

一書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二神相謂曰。有物若浮膏。其中蓋有國乎。乃以天瓊矛。探成一島。名曰磤馭盧島。

一書曰。陰神先唱曰。美哉善少男。時以陰神先言。故為不祥。更復改巡。則陽神先唱曰。美哉善少女。遂將合交。而不知其術。時有鶴鶴。飛來搖其首尾。二神見而學之。即得交道。

一書曰。二神合為夫婦。先以淡路洲。淡洲為胞。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次伊豫洲。次筑紫洲。次雙生億岐洲與佐度洲。次越洲。次大洲。次子洲。

一書曰。先生淡路洲。次大日本豐秋津洲。次伊豫二名洲。次億岐洲。次佐度洲。次筑紫洲。次壹岐洲。次對馬洲。

一書曰。以磤馭盧島為胞。生淡路洲。次大日本豐秋津洲。次伊豫二名洲。次筑紫洲。次吉備子洲。次雙生億岐洲與佐度洲。次越洲。

一書曰。以淡路洲為胞。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次淡洲。次伊豫二名洲。次億岐。三子洲。次佐度洲。次筑紫洲。次吉備子洲。次大洲。

一書曰。陰神先唱曰。妍哉可愛少男乎。便握陽神之手。遂為夫婦。生淡路洲。次蛭兒。

次生海。次生川。次生山。次生木。祖句句。延馳。次生草。祖草野。姬。野。既而

伊弉諾尊伊弉册尊共議曰。吾已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
之王者歟。於是共生日神。號大日靈貴。大日靈貴此云於保比屢呼能武智靈貴。昔力丁反一書云。天照大神。一書云。天照大日。
照大日。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故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
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是時天地
相去未遠。故以天柱。舉於天上也。次生月神。一書云。月弓尊。月夜見尊。月讀尊。其光彩亞日。
可以配日而治。故亦送之于天。次生蛭兒。雖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於
天磐椽樟船。而順風放棄。次生素戔鳴尊。一書云。神素戔鳴尊。此神有勇悍以
安忍。且常以哭泣為行。故令國內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故其父
母三神。勅素戔鳴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
遂逐之。

一書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宙之珍子。乃以左手。持白銅鏡。則有化

出之神。是謂大日靈尊。右手持白銅鏡。則有化出之神。是謂月弓尊。又
迴首顧盼之間。則有化出之神。是謂素戔鳴尊。即大日靈尊及月弓尊。
並是質性明麗。故使照臨天地。素戔鳴尊是性好殘害。故令下治根國。
珍此云于圖。顧盼之間。此云美屢摩沙可利爾。

一書曰。日月既生。次生蛭兒。此兒年滿三歲。脚尚不立。初伊弉諾尊伊
弉册尊巡柱之時。陰神先發喜言。既違陰陽之理。所以今生蛭兒。次生
素戔鳴尊。此神性惡。常好哭恚。國民多死。青山為枯。故其父母勅曰。假
使汝治此國。必多所殘傷。故汝可以馭極遠之根國。次生鳥磐椽樟船。
輒以此船載蛭兒。順流放棄之。次生火神。軻遇突智時。伊弉册尊為軻
遇突智所焦而怒矣。其且怒之間。卧生土神。植山姬。及水神。罔象女。即
軻遇突智。娶植山姬。生稚產靈。此神頭上生蠶與桑。臍中生五穀。罔象

此云美都波。

一書曰。伊弉册尊生火產靈時。為子所焦而神退矣。亦云神避矣。其且神退之時。則生水神罔象女。及土神埴山姬。又生天吉葛。天吉葛此云阿摩能與佐圖羅。一云與曾豆羅。

一書曰。伊弉册尊且生火神軻遇突智之時。悶熱懊惱。因為吐此化為神名曰金山彦。次小便化為神名曰罔象女。次大便化為神名曰埴山姬。

一書曰。伊弉册尊生火神時。被灼而神退去矣。故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矣。

一書曰。伊弉諾尊與伊弉册尊。共生大八洲國。然後伊弉諾尊曰。我所

生之國。唯有朝霧而熏滿之哉。乃吹撥之氣化為神。號曰級長戶邊命。

亦曰級長津彦命。是風神也。又飢時生兒號倉稻魂命。又生海神等。號

少童命。山神等號山祇。水門神等。號速秋津日命。木神等號句句延馳。

土神號埴安神。然後悉生萬物焉。至於火神軻遇突智之生也。其母伊

弉册尊見焦而化去。于時伊弉諾尊恨之曰。唯以一兒替我愛之妹者

乎。則匍匐頭邊。匍匐脚邊。而哭泣流涕焉。其淚墮而為神。是即取丘樹

下所居之神。號啼津女命矣。遂拔所帶十握劍。斬軻遇突智為三段。此

各化成神也。復劍刃垂血。是為天安河邊所在五百箇磐石也。即此經

津主神之祖矣。復劍鐔垂血。激越為神。號曰甕速日神。次熯速日神。其

甕速日神。是武甕槌神祖也。亦曰甕速日命。次熯速日神。次武甕槌神。

復劍鋒垂血。激越為神。號曰磐裂神。次根裂神。次磐筒男命。一曰磐筒

男命及磐筒女命。復劍頭垂血。激越為神號曰閻羅。次閻山祇次閻罔象。然後伊弉諾尊追伊弉冊尊。入於黃泉。而及之共語時。伊弉冊尊曰。吾夫君尊何來之晚也。吾已食泉之竈矣。雖然吾當寢息。請勿視之。伊弉諾尊不聽。陰取湯津爪櫛。牽折其雄柱。以為乘炬而見之者。則膿涕虫流。今世人夜忘一片之火。又夜忘擲櫛。此其緣也。時伊弉諾尊大驚之曰。吾不意到於不須也。凶目行穢之國矣。乃急走迴歸。于時伊弉冊尊恨曰。何不用要言。令吾耻辱。乃遣泉津醜女八人。一云泉津日狹女。追留之。故伊弉諾尊拔劍背揮以逃矣。因投黑鬘。此即化成蒲陶。醜女見而採噉之。噉了則更追。伊弉諾尊又投湯津爪櫛。此即化成笥。醜女亦拔噉之。噉了則更追。後則伊弉冊尊亦自來追。是時伊弉諾尊已到泉津平坂。一云伊弉諾尊乃向大樹放尿。此即化成巨川。泉津日狹女

將渡其水之間。伊弉諾尊已至泉津平坂。故便以千人所引磐石。塞其坂路。與伊弉冊尊相向而立。遂建絕妻之誓。時伊弉冊尊曰。愛也吾夫君言如此者。吾則當殺汝所治國民日將千頭。伊弉諾尊乃報之曰。愛也吾妹言如此者。吾則當產日將千五百頭。因曰。自此莫過即投其杖。是謂岐神也。又投其帶。是謂長道磐神。又投其衣。是謂煩神。又投其禪。是謂開醫神。又投其履。是謂道敷神。其於泉津平坂所塞磐石。是謂泉門塞之大神也。亦名道返大神矣。伊弉諾尊既還。乃追悔之曰。吾前到於不須也。凶目污穢之處。故當滌去吾身之濁穢。則往至筑紫日向小戸橋之櫛原而祓除焉。遂將盪滌身之所污。乃興言曰。上瀨是太疾。下瀨是太弱。便濯之中瀨也。因以生神號曰八十在津日神。次將矯其在而生神號曰神直日神。次大直日神。又沈濯於海底。因以生神號曰

底津少童命。次底筒男命。又潛濯於湖中。因以生神號曰中津少童命。次中筒男命。又潛濯於湖上。因以生神號曰表津少童命。次表筒男命。凡有九神矣。其底筒男命。中筒男命。表筒男命。是即住吉大神矣。底津少童命。中津少童命。表津少童命。是阿曇連等所祭神矣。然後洗左眼。因以生神。號曰天照大神。復洗右眼。因以生神。號曰月讀尊。復洗鼻。因以生神。號曰素戔鳴尊。凡三神矣。已而伊弉諾尊勅任三子曰。天照大神者。可以治高天原也。月讀尊者。可以治滄海原潮之八百重也。素戔鳴尊者。可以治天下也。是時素戔鳴尊年已長矣。復生八握鬚。雖然不治天下。常以啼泣志恨。故伊弉諾尊問之曰。汝何故恒啼如此耶。對曰。吾欲從母於根國。只為泣耳。伊弉諾尊惡之曰。可以任情行矣。乃逐之。倉稻魂此云宇能美拖磨。少童此云和多都美。頭邊此云摩苦羅陸。

脚邊此云阿度陸。熾火也。音而善反。龜此云於筒美音力丁反。吾夫若此云阿我儺勢。滄泉之竈此云譽母都俳遇比。秉炬此云多妣。不須也。凶目汚穢此云伊儺之居梅枳多儺枳。醜女此云志許賣。背揮此云志理幣提爾布俱。泉津平坂此云余母都比羅佐可。尿此云愈磨理音乃吊反。絕妻之誓此云許等度。岐神此云布那斗能加微。櫛此云阿波岐。一書曰。伊弉諾尊拔劍。斬軻遇突智為三段。其一段是為雷神。一段是為大山祇神。一段是為高麗。又曰。斬軻遇突智時。其血激越於天。八十河中所在五百箇磐石。而因化成神。號曰磐裂神。次根裂神。兒磐筒男神。次磐筒女神。兒經津主神。

一書曰。伊弉諾尊斬軻遇突智命為五段。此各化成五山祇。一則首化為大山祇。二則身中化為中山祇。三則手化為麓山祇。四則腰化為正

勝山祇。五則足化為雞山祇。是時斬血激灑於石礫樹草。此草木沙石自舍火之緣也。麓山此云殿耶磨。正勝此云麻沙柯。雖此云之伎音為舍反。

一書曰。伊弉諾尊欲見其妹。乃到殞斃之處。是時伊弉冊尊猶如生平。出迎共語。已而謂伊弉諾尊曰。吾夫君尊。請勿視吾矣。言訖忽然不見于時間也。伊弉諾尊乃舉一片之火。而視之時。伊弉冊尊脹滿太高。上有八色雷公。伊弉諾尊驚而走還。是時雷等皆起追來。時道邊有大桃樹。故伊弉諾尊隱其樹下。因採其實以擲雷者。雷等皆退走矣。此用桃避鬼之緣也。時伊弉諾尊乃投其杖曰。自此以還。雷不敢來。是謂岐神。此本號曰來名戶之祖神焉。所謂八雷者。在首曰大雷。在胸曰火雷。在腹曰土雷。在背曰稚雷。在尻曰黑雷。在手曰山雷。在足上曰野雷。在陰

上曰裂雷。

一書曰。伊弉諾尊追至伊弉冊尊所在處。便語之曰。悲汝故未。答曰。族也勿看吾矣。伊弉諾尊不從。猶看之。故伊弉冊尊取恨之曰。汝已見我情。我復見汝情。時伊弉諾尊亦慙焉。因將出返于時。不直默歸而盟之曰。族離。又曰。不負於族。乃所唾之時。化出神。號曰速玉之男。次掃之時。化出神。號曰泉津事解之男。凡二神矣。及其與妹相關於泉平坂也。伊弉諾尊曰。始為族悲及思哀者。是吾之怯矣。時泉守道者白云有言矣。曰。吾與汝已生國矣。奈何更求生乎。吾則當留此國。不可共去。是時菊理媛神亦有白事。伊弉諾尊聞而善之。乃散去矣。但親見泉國。此既不祥。故欲濯除其穢惡。乃往見粟門及速吸名門。然此二門潮既太急。故還向於橘之小門。而被濯也。于時入水。吹生磐土命。出水吹生大直

日神。又入吹生底土命。出吹生大鼓津日神。又入吹生赤土命。出吹生大地海原之諸神矣。不負於族此云字我遷磨梳草。

一書曰。伊弉諾尊勅任三子曰。天照大神者。可以御高天之原也。月夜見尊者可以配日而知天事也。素戔嗚尊者可以御滄海之原也。既而天照大神在於天上。詔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爾月夜見尊就候之。月夜見尊受勅而降。已到于保食神許。保食神乃迴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海。則緒廣緒狹亦自口出。又嚮山。則毛麤毛柔亦自口出。夫品物悉備貯之。百机而餐之。是時月夜見尊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養我乎。迺拔劍擊殺。然後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大神怒甚之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夜見尊。一日一夜隔離而住。是後天照大神復遣天熊大人往看之。是時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

之頂化為牛馬。顯上生粟。肩生蠶。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中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大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于時天照大神喜之曰。是物者則顯見養生可食而活之也。乃以粟稗麥豆為陸田種子。以稻為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裏含蠶。便得抽絲。自此始有養蠶之道焉。保食神此云字氣母知能加微。顯見養生此云字都志枳阿烏比等久佐。於是素戔嗚尊請曰。吾今奉教。將就根國。故欲暫向高天原。與姉相見。後永退矣。伊弉諾尊勅許之。乃昇詣之於天也。是後伊弉諾尊神功既畢。靈運當遷。是以構幽宮於淡路之洲。寂然長隱者矣。亦曰伊弉諾尊功既至矣。德亦大矣。於是登天報命。仍留宅於日之少宮矣。少宮此云。始素戔嗚尊昇天之時。湏激以之鼓盪。山岳為之鳴响。此則神性雄健使之然也。天

照大神素知其神暴惡。至聞未詰之狀。乃勃然而驚曰。吾弟之未豈以善
 意乎。謂當有奪國之志歟。夫父母既任諸子。各有其境。如何棄置當就之
 國。而敢窺竊此處乎。乃結髮為髻。縛裳為袴。便以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
 御統此云ニ。經其髻髮及腕。又背負千箭之鞞。千箭此云ニ。與五百箭之鞞。臂著
 美須磨履。稜威之高鞞。稜威此云ニ。振起弓滿。急握劍柄。踏堅庭而陷股。若沫雪以蹙散。
 蹙散此云ニ。奮稜威之雄詰。雄詰此云ニ。發稜威之噴議。噴議此云ニ。而徑詰問
 焉。素戔嗚尊對曰。吾元無黑心。但父母已有嚴勅。將永就乎根國。如不與
 姉相見。吾何能敢去。是以跋涉雲霧。遠自未參。不意阿姉翻起嚴顏于時
 天照大神復問曰。若然者。將何以明爾之赤心也。對曰。請與姉共誓。夫誓
 約之中。誓約之中此云ニ。必當生子。如吾所生是女者。則可以為有濁心。若
 是男者。則可以為有清心。於是天照大神乃索取素戔嗚尊十握劍打折

為三段。濯於天真名井。結然咀嚼。結然咀嚼此云ニ。而吹棄氣噴之袂霧。吹棄
 之袂霧此云ニ。所生神號曰田心姬。次滿津姬。次市杵島姬。凡三女
 矣。既而素戔嗚尊乞取天照大神髻髮及腕所纏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
 濯於天真名井。結然咀嚼而吹棄氣噴之袂霧。所生神號曰正哉吾勝勝
 速日天忍穗耳尊。次天穗日命。是出雲臣土師連等祖也。次天津彥根命。
 是凡川內直山代直等祖也。次活津彥根命。次熊野櫛樟日命。凡五男矣。
 是時天照大神勅曰。原其物根。則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者。是吾物也。故
 彼五男神。悉是吾兒。乃取而子養焉。又勅曰。其十握劍者是素戔嗚尊物
 也。故此三女神。悉是爾兒。便授之素戔嗚尊。此則筑紫胸肩君等所祭神
 是也。
 一書曰。日神本知素戔嗚尊有武健陵物之意。及其上至。便謂弟所以未

者。非是善意。必當奪我天原。乃設大夫武備。躬帶十握劍九握劍八握劍。又背上負千箭。又臂着積成高鞞。手握弓箭。親迎防禦。是時素戔嗚尊告曰。吾元無惡心。唯欲與姉相見。故為暫來耳。於是日神共素戔嗚尊相對而立。誓曰。若汝心明淨。不有陵奪之意者。汝所生兒必當男矣。言訖。先食所帶十握劍。生兒號瀛津島姬。又食九握劍生兒。號瀛津姬。又食八握劍生兒。號田心姬。凡三女神矣。已而素戔嗚尊以其頸所嬰五百箇御統之瓊。濯于天渟名井亦名去來之真名井。而食之。乃生兒。號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骨尊。次天津彥根命。次活津彥根命。次天穗日命。次熊野忍踏命。凡五男神矣。故素戔嗚尊既得勝驗。於是日神方知素戔嗚尊固無惡意。乃以日神所生三女神。令降於筑紫洲。因教之曰。汝三神宜降居道中。奉助天孫。而為天孫所祭也。

一書曰。素戔嗚尊將昇天。時有一神號羽明玉。此神奉迎而進。以瓊八坂瓊之曲玉。故素戔嗚尊持其瓊玉。而到之於天上也。是時天照大神疑弟有惡心。起兵詰問。素戔嗚尊對曰。吾所以來者。實欲與姉相見。亦欲獻珍寶瓊八坂瓊之曲玉耳。不敢別有意也。時天照大神復問曰。汝言虛實。將何以為驗。對曰。請吾與姉共立誓約。誓約之間。生女為黑心。生男為赤心。乃掘天真名井三處相與對立。是時天照大神謂素戔嗚尊曰。以吾所帶之劍。今當奉汝。汝以所持八坂瓊之曲玉可以投予矣。如此約束共相換取。已而天照大神則以八坂瓊之曲玉。淨寄於天真名井。嚙斷瓊端。而吹出氣噴之中。化生神。號市杵島姬命。是居于遠瀛者也。又嚙斷瓊中。而吹出氣噴之中。化生神。號田心姬命。是居于中瀛者也。又嚙斷瓊尾。而吹出氣噴之中。化生神。號瀛津姬命。是居于海濱者也。

者也。凡三女神。於是素戔嗚尊以所持劍。淨寄於天真名井。斷劍未而吹出氣噴之中。化生神。號天穗日命。次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尊。次天津彥根命。次活津彥根命。次熊野櫛樟日命。凡五男神云爾。

一書曰。日神與素戔嗚尊。隔天安河。而相對乃立誓約曰。汝若不有奸賊之心者。汝所生子必男矣。如生男者。予以為子。而令治天原也。於是日神先食其十握劍。化生兒瀛津島姬命。亦名市杵島姬命。又食九握劍。化生兒滿津姬命。又食八握劍。化生兒田霧姬命。已而素戔嗚尊舍其左髻所纏五百箇御統之瓊。而著於左手掌中。便化生男矣。則稱之曰。正哉吾勝。故因名之曰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復舍右髻之瓊。著於右手掌中。化生天穗日命。復舍嬰頸之瓊。著於左臂中。化生天津彥根命。又自右臂中。化生活津彥根命。又自左足中。化生熯之速日命。又自右

足中。化生熊野忍踏命。亦名熊野忍隅命。其素戔嗚尊所生之兒。皆已男矣。故日神方知素戔嗚尊元有赤心。便取其六男。以為日神之子。使治天原。即以日神所生三女神者。使降居于葦原中國之宇佐島矣。今在海北道中。號曰道主貴。此筑紫水沼君等祭神是也。熯干也。此云備。是後素戔嗚尊之為行也。甚無狀。何則。天照大神以天狹田長田。為御田時。素戔嗚尊春則重播種子。且毀其畔。秋則放天斑駒。使伏田中。復見天照大神當新嘗時。則陰放戾於新宮。又見天照大神方織神衣。居齋服殿。則刺天斑駒。穿殿礎而投納。是時天照大神驚動。以拔傷身。由此發愠。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戶而幽居焉。故六合之內常闇。而不知晝夜之相代。于時八十萬神會合於天安河邊。計其可禱之方。故思兼神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互長鳴。亦以手力雄神。立磐戶之側。

而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忌部首遠祖太玉命。掘天香山之五百箇真坂樹。而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下枝懸青和幣。和幣此云。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又孫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矛。立於天石窟戶之前。巧作俳優亦以天香山之真坂樹。為鬘。以蘿比刑。為手繼。多須。而火處燒覆槽置。顯神明之憑談。明之憑談。此云。是時天照大神聞之而曰。吾比閉居石窟謂當豐葦原中國。必為長夜。云何天鈿女命。號樂如此者乎。乃以御手。細開磐戶窺之。時手力雄神則奉承天照大神之手。引而奉出。於是中臣神忌部神。則界以端出之繩。亦云。乃請曰。勿復還幸。然後諸神。歸罪過於素戔嗚尊。而科之以千座置戶。遂促徵矣。至使拔髮。以贖其罪。亦曰。拔其手足之爪贖之。己而竟逐降焉。

一書曰。是後稚日女尊。坐于齋服殿。而織神之御服也。素戔嗚尊見之。則逆剝斑駒。投入之殿內。稚日女尊乃驚而墮機。以所持梭。傷體而神退矣。故天照大神謂素戔嗚尊曰。汝猶有黑心。不欲與汝相見。乃入于天石窟。而閉著磐戶焉。於是天下恒闇無復晝夜之殊。故會八十萬神於天高市。而問之時。有高皇產靈尊之息思兼神云者。有思慮之智。乃思而白曰。宜圖造彼神之象。而奉招禱也。故即以石凝姥為治工。採天香山之金。以作日矛。又全剝真名鹿之皮。以作天羽鞆。用此奉造之神。是即紀伊國所坐日前神也。石凝姥此云伊之居梨度咩。全剝此云宇都播伎。

一書曰。日神尊以天垣田為御田。時素戔嗚尊春則填渠毀畔。又秋穀已成。則冒以絡繩。且日神居織殿時。則生剝斑駒。納其殿內。凡此諸事。

盡是無狀。雖然日神恩親之意。不愠不恨。皆以平心容焉。及至日神當新嘗之時。素戔嗚尊則於新宮御席之下。陰自送糞。日神不知。徑坐席上。由是日神舉體不平。故以恚恨。迺居于天石窟。閉其磐戶。于時諸神憂之。乃使鏡作部遠祖天糠戶者造鏡。忌部遠祖太玉者造幣。玉作部遠祖豐玉者造玉。又使山雷者採五百箇真坂樹八十五玉籤。野槌者採五百箇野薦八十五玉籤。凡此諸物皆未聚集。時中臣遠祖天兒屋命。則以神祝祝之。於是日神方開磐戶而出焉。是時以鏡入其石窟者。觸戶小瑕。其瑕於今猶存。此即伊勢崇祕之大神也。已而科罪於素戔嗚尊。而責其袂具。是以有手端言棄物。足端凶棄物。亦以唾為白和幣。以洩為青和幣。用此解除竟。遂以神逐之。理逐之。送糞此云俱蘇摩屢。玉籤此云多摩俱之。袂具此云波羅閉都奴能。手端吉棄此云多那須衛能。

余之波羅毗。神祝祝之。此云加武保佐枳保佐枳。逐之。此云波羅賦。一書曰。是後日神之田有三處焉。號曰天安田。天平田。天邑并田。此皆良田。雖經霖旱。無所損傷。其素戔嗚尊之田。亦有三處。號曰天穢田。天川依田。天口銳田。此皆磽地。雨則流之。旱則焦之。故素戔嗚尊妬害。于田。春則廢渠槽。及埋溝毀畔。又重播種子。秋則捶籤伏焉。凡此惡事。曾無息時。雖然日神不愠。恒以平恕相容焉。云云。至於日神閉居于天石窟也。諸神遣中臣連遠祖興台產靈兒。天兒屋命。而使祈焉。於是天兒屋命掘天香山之真坂木。而上枝懸以鏡。作遠祖天拔戶兒已蘇戶邊所作八咫鏡。中枝懸以玉。作遠祖伊弉諾尊兒天明玉所作八坂瓊之曲玉。下枝懸以粟國忌部遠祖天日鷲所作木綿。乃使忌部首遠祖太玉命執取。而廣厚稱辭祈啓矣。于時日神聞之曰。頃者人雖多請。未有若

此言之麗美者也。乃細開磐戶而窺之。是時天手力雄神侍磐戶側。則引開之者。日神之光滿於六合。故諸神大喜。即科素戔嗚尊于座置戶之解除。以手爪為吉爪棄物。以足爪為凶爪棄物。乃使天兒屋命掌其解除之太諄辭而宣之焉。世人慎收己爪者。此其緣也。既而諸神噴素戔嗚尊曰。汝所行甚無賴。故不可住於天上。亦不可居於葦原中國。宜急適於底微之國。乃共逐降去。于時霖也。素戔嗚尊結束青草。以為笠。而乞宿於眾神。眾神曰。汝是躬行濁惡。而見逐謫者。如何乞宿於我。遂同距之。是以風雨雖甚。不得留休。而辛苦降矣。自爾以來。世諱着笠。以入他人屋內。又諱負束草以入他人家內。有犯此者。必債解除。此太古之遺法也。是後素戔嗚尊曰。諸神逐我。我今當永去。如何不與我姉相見。而擅自徑去歟。迺復扇天扇國。上詣于天。時天細女見之而告

言於日神也。日神曰。吾第所以上來。非復好意。必欲奪我之國者歟。吾雖婦女。何當避乎。乃躬裝武備云云。於是素戔嗚尊誓之曰。吾若懷不善而復上來者。吾今誓玉生兒。必當為女矣。如此則可以降女於葦原中國。如有清心者。必當生男矣。如此則可以使男御天上。且姉之生亦同此誓。於是日神先齧十握紉云云。素戔嗚尊乃輻輳然解其左髻。所纏五百箇御統之瓊綸。而瓊響瑤々。濯滂於天渟名井。齧其瓊端。置之左掌。而生兒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根尊。復齧右瓊。置之右掌。而生兒天穗日命。此出雲臣。武藏國造。土師連等遠祖也。次天津彥根命。此茨城國造。額田部連等遠祖也。次活津彥根命。次煖速日命。次熊野大隅命。凡六男矣。於是素戔嗚尊白日神曰。吾所以更昇來者。眾神處我以根國。今當就去。若不與姉相見。終不能忍離。故實以清心復上來耳。

今則奉觀已訖。當隨眾神之意。自此永歸根國矣。請神照臨天國。自可平安。且吾以清心。所生兒等。亦奉於神。已而復還降焉。廢渠槽此云秘波。鷺都。種籤此云久斯社志。興台產靈此云許語等武須毗。太尊辭此云布斗能理斗。輻輳然此云乎謀苦留留爾。瓊響瑤々此云乎奴雛等。母母由羅爾。

是時素戔嗚尊自天而降。到於出雲國簸之川上。時聞川上有啼哭之聲。故尋聲覓往者。有一老翁與老婆。中間置一少女。撫而哭之。素戔嗚尊問曰。汝等誰也。何為哭之如此耶。對曰。吾是國神。號脚摩乳。我妻號手摩乳。此童女是吾兒也。號奇稻田姬。所以哭者。往時吾兒有八箇少女。每生為八歧大蛇所吞。今此少童且臨被吞。無由脫免。故以哀傷。素戔嗚尊勅曰。若然者。汝當以女奉吾耶。對曰。隨勅奉矣。故素戔嗚尊立化奇稻田姬為

湯津爪櫛。而挿於御髻。乃使脚摩乳手摩乳釀八醞酒。并作假殿假殿此云八間。各置一口槽。而盛酒以待之也。至期果有大蛇。頭尾各有八歧。眼如赤酸醬。赤酸醬此云阿箇箇。知。松栢生於背上。而蔓延於八丘八谷之間。及至得酒。頭各入一槽。飲醉而睡。時素戔嗚尊乃拔所帶十握劍。寸斬其蛇。至尾劍刃少缺。故割裂其尾視之。中有一劍。此所謂草薙劍也。草薙劍此云俱。要那本名天。兼雲劍。蓋大蛇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以名之。至日本武皇子。改名曰草薙劍。素戔嗚尊曰。是神劍也。吾何敢私以安乎。乃上獻於天神也。然後行覓將婚之處。遂到出雲之清地焉。清地此云素戔乃言曰。吾心清清之。此今呼此地曰清則。於彼處建宮。或云時武素戔嗚尊歌之曰。夜句淺多菟。伊都毛夜霸餓岐。菟磨語味爾。夜霸餓枳菟。俱盧贈迺夜霸餓岐。迴乃相與邁合。而生兒大己貴神。因勅之曰。吾兒官首者。即脚摩乳手摩乳也。故賜號於二神。曰稻田宮。王神已而素戔嗚尊遂就於根國矣。

一書曰。素盞鳴尊自天而降。到於出雲敷之川上。則見稻田宮主。簀狹之八箇耳。女子號稻田姬。乃於奇御戶為起。而生兒。號清之湯山主。三名狹漏彥。八島條。一云清之繫名。坂輕彥。八島手命。又云清之湯山主。三名狹漏彥。八島野。此神五世孫。即大國主神。篠小竹也。此云斯奴。

一書曰。是時素盞鳴尊下到於安藝國可愛之川上也。彼處有神。名曰脚摩手摩。其妻名曰稻田宮主。簀狹之八箇耳。此神正在妊身。夫妻共愁。乃告素盞鳴尊曰。我生兒雖多。每生輒有八歧大蛇來吞。不得一存。今吾且產。恐亦見吞。是以哀傷。素盞鳴尊乃教之曰。汝可以釀粟釀酒。八甕。吾當為汝殺蛇。二神隨教。設酒。至產時。必被大蛇當戶將吞兒焉。素盞鳴尊勅蛇曰。汝是可畏之神。敢不饗乎。乃以八甕酒。每口沃入其蛇飲酒而睡。素盞鳴尊拔劍斬之。至斬尾時。劍刃少缺。割而視之。則劍

在尾中。是號草薙劍。此今在尾張國吾湯市村。即熱田祝部所掌之神是也。其斷蛇劍。號曰蛇之麤正。此今在石上也。是後以稻田宮主。簀狹之八箇耳。生兒。真髮觸奇。稻田姬。遷置於出雲國敷川上。而長養焉。然後素盞鳴尊以為妃。而所生兒之六世孫。是曰大己貴命。大己貴此云於褒姒。娜武智。

一書曰。素盞鳴尊欲幸奇稻田姬而乞之。脚摩乳手摩乳對曰。請先殺彼蛇。然後幸者宜也。彼大蛇每頭各有石松。兩脇有山。甚可畏矣。將可殺之。素盞鳴尊乃計釀毒酒以飲之。蛇醉而睡。素盞鳴尊乃以蛇。韓鋤之劍。斬頭斬腹。其斬尾之時。劍刃少缺。故裂尾而看之。即別有一劍焉。名為草薙劍。此劍昔在素盞鳴尊許。今在於尾張國也。其素盞鳴尊斷蛇之劍。今在吉備神部許也。其斬大蛇之地。則出雲敷之川上山是也。

一書曰。素戔嗚尊所行無狀。故諸神科以千座置戶。而遂逐之。是時素戔嗚尊帥其子五十猛神。降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乘之東渡。到出雲國。敷川上所在。馬上之峯。時彼處有吞人大蛇。素戔嗚尊乃以天蠅斫之。斬彼大蛇。時斬蛇尾而刃缺。即掣而視之。尾中有一神。素戔嗚尊曰。此不可以吾私用也。乃遣五世孫天之背根神。上奉於天。此今所謂草薙劍矣。初五十猛神天降之時。多將樹種而下。然不殖韓地。盡以持歸。遂始自筑紫。凡大八洲國之內。莫不播殖而成青山焉。所以稱五十猛神。為有功之神。即紀伊國所坐大神是也。

一書曰。素戔嗚尊曰。韓鄉之島。是有金銀。若使吾兒所御之國。不有浮寶者。未是佳也。乃拔鬚髮散之。即成杉。又拔散胸毛。是成檜。尻毛是成椴。眉毛是成椶櫚。已而定其常用。乃稱之曰。杉及椶櫚。此兩樹者。可以為浮寶。檜可以為瑞宮之材。椴可以為顯見蒼生與津葉戶將所之具。夫須噉八十木種。皆能播生。于時素戔嗚尊之子。號曰五十猛命。妹大屋津姬命。次栴津姬命。凡此三神。亦能分布木種。即奉渡於紀伊國也。然後素戔嗚尊居熊成峯。而遂入於根國者矣。素戶此云須多杯。故此云磨紀。

一書曰。大國主神。亦名大物主神。亦號國作大己貴命。亦曰葦原醜男。亦曰八千戈神。亦曰大國玉神。亦曰顯國玉神。其子凡有一百八十一神。夫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下。復為顯見蒼生及畜產。則定其療病之方。又為攘鳥獸昆虫之災異。則定其禁厭之法。是以百姓至今咸蒙恩賴。嘗大己貴命。謂少彥名命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

善成之乎。少彥名命對曰。或有所成。或有所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其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遂適於常世鄉矣。亦曰至淡島而緣粟莖者。則彈渡而至常世鄉矣。自後國中所未成者。大己貴神獨能巡造。遂到出雲國乃興言曰。夫葦原中國。本自荒芒。至及磐石草木成。能強暴。然吾已摧伏。莫不和順。遂因言。今理此國唯吾一身而已。其可與吾共理天下者。蓋有之乎。于時神光照海。忽然有浮來者曰。如吾不在者。汝何能平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建其大造之績矣。是時大己貴神問曰。然則汝是誰耶。對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己貴神曰。唯然。廼知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吾欲住於日本國之三諸山。故即營宮於彼處。使就而居。此大三輪之神也。此神之子即甘茂君等。大三輪君等。又姬踏躡五十鈴姬命。又曰事代主神化為八尋熊鰐。

通三島溝。或云玉櫛姬。而生兒。姬踏躡五十鈴姬命。是為神日本磐余彥。火出見天皇之后也。初大己貴神之平國也。行到出雲國五十狹狹之小汀。而且當飲食。是時海上忽有人聲。乃驚而求之。都無所見。頃時有一箇小男。以白藪皮為舟。以鷦鷯羽為衣。隨潮水以浮到大己貴神。即取置掌中而翫之。則跳齒其頰。乃怪其物色。遣使白於天神。于時高皇產靈尊聞之。而曰。吾所產兒。凡有一千五百座。其中一兒最惡。不順教養。自指間漏墮者。必放矣。宜愛而養之。此即少彥名命是也。顯此云于都斯。踏躡此云多多羅。幸魂此云佐枳彌多摩。奇魂此云俱斯美拖磨。鷦鷯此云娑娑岐。

日本書紀卷第一終

日本書紀卷第二

神代下

天照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之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故皇祖高皇產靈尊特鍾憐愛以崇養焉。遂欲立皇孫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以為葦原中國主。然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復有草木成能言語。故高皇產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惟爾諸神勿隱所知。僉曰。天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俯順衆言。即以天穗日命往平之。然此神佞媚於大己貴神。比及三年尚不報聞。故仍遣其子大背飯三熊之大人。大人。此云三子志。亦名武三熊之大人。此亦還順其父。遂不報聞。故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僉曰。天國玉之子天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於是高

皇產靈尊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亦不忠誠也。未
 到即娶顯國玉之女子下照姬。亦名高姬。亦名稚國玉。因留住之曰。吾亦欲取葦原中
 國。遂不復命。是時高皇產靈尊。惟其久不來報。乃遣無名雉伺之。其雉飛
 降。止於天稚彥門前所植。所植。此云多底妻。湯津杜木之杪。杜木。此云可豆。時天探女。天
女。此云阿麻。能左。應。見而謂天稚彥曰。奇鳥未居杜杪。天稚彥乃取高皇產靈尊所
 賜天鹿兒弓天羽羽矢。射雉斃之。其矢洞達雉胸而至高皇產靈尊之座
 前也。時高皇產靈尊見其矢曰。是矢則昔我賜天稚彥之矢也。血染其矢。
 蓋與國神相戰而然歟。於是取矢還投下之。其矢落下。則中天稚彥之胸
 上。于時天稚彥新嘗休卧之時也。中天立死。此世人所謂反矢可畏之緣
 也。天稚彥之妻下照姬哭泣悲聲達于天。是時天國玉聞其哭聲。則知
 夫天稚彥已死。乃遣疾風舉尸致天。便造喪屋而殯之。即以川鴈為持傾

頭者及持帚者。一云以雞為持傾頭者。以雀為春女。以鴈為持帚者。造婦者以鳥為完人者。凡以衆鳥任事。於葦原中國也。與味耜高彥根神友善。喪時此神容貌正類天稚彥平生之儀。故天稚彥親屬妻子皆謂。吾君猶
 在。則攀牽衣帶。且喜且慟。時味耜高彥根神忿然作色曰。朋友之道理宜
 相弔。故不憚行穢。遠自赴喪。何為誤我於亡者。則拔其帶劍大葉刈。
 以斬什喪屋。此即落而為山。今在美濃國藍見川之上。喪山是也。
 世人惡以生誤死。此其緣也。是後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
 中國者。命曰磐裂。磐裂。此云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神所生之子。經
 津。主神是將佳也。時有天石窟所住神稜威雄走神之子甕速日
 神。甕速日神之子燻速日神。燻速日神之子武甕槌神。此神進曰。豈唯經

津主神獨為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即配經津主神令
 平葦原中國。二神於是降到出雲國五十田狹之小汀。則拔十握劍。倒植
 於地。踞其鋒端。而問大己貴神曰。高皇產靈尊欲降皇孫君臨此地故先
 遣我一神。驅除平定。汝意何如當須避不時。大己貴神對曰。當問我子然
 後將報。是時其子事代主神遊行在出雲國三穗。三穗此
 樂。或曰遊鳥為樂。故以熊野諸手船。亦名天。載使者稻背脛遣之。而致高
 皇產靈尊勅於事代主神。且問將報之辭。時事代主神謂使者曰。今天神
 有此借問之勅。我父宜當奉避。吾亦不可違。因於海中造八重蒼柴籬。此
 重。踏船。而避之。使者既還報命。故大己貴神則以其子之
 辭。白於二神曰。我怙之子既避去矣。故吾亦當避如吾防禦者。國內諸神
 必當同禦。今我奉避誰復敢有不順者。乃以平國時所杖之廣矛。投二神

曰。吾以此矛卒有治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今我當於百不
 足之八十隈將隱去矣。隱此云。言訖遂隱。於是二神誅諸不順鬼神等。一云。
 遂。神及草木石類。皆已平。其所不服者。唯星神。香背男耳。故加。果以復
 命。平時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追余。覆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使降之。
 皇孫乃離天磐座。天磐座此云。阿。且排分天八重雲。綾威之道別道別而。
 天降於日向襲之高千總峯矣。既而皇孫遊行之狀也者。則自穗日二上
 天津橋立於浮渚在平處。立於浮渚在平處。此云。羽金。而誓完之空國。自頓
 丘覓國行去。頓丘此云。此陀。而陀志。至於吾田長屋笠袂之碕矣。其地
 有一人。自號事勝國勝長袂。皇孫問曰。國在耶。以不對曰。此焉有國。請任
 意遊之。故皇孫就而留住。時彼國有美人。名曰鹿葦津姬。亦名神吾田津姬。
 皇孫問此美人曰。汝誰之女耶。對曰。妾是**天神娶**大山祇所生兒也。皇孫

因而幸之。即一夜而有娠。皇孫未之信曰。雖復天神。何能一夜之間令人有娠乎。汝所娠者必非我子歟。故鹿葦津姬忿恨。乃作無戶室入居其內。而誓之曰。妾所娠若非天孫之胤。必當焦滅。如實天孫之胤。火不能害。即放火烧室。始起烟未。生出之兒。號火闌降命。是隼人等始祖也。火闌降此素次避熱而居。生出之兒。號彥火火出見尊。次生出之兒。號火明命。是尾張連等始祖也。凡三子矣。久之。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崩。因葬筑紫日向。可愛此之山陵。

一書曰。天照大神勅天稚彥曰。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然慮有殘賊強暴橫惡之神者。故汝先往平之。乃賜天鹿兒弓及天真鹿兒矢遣之。天稚彥受勅來降。則多娶國神女子。經八年無以報命。故天照大神乃召思兼神。問其不來之狀。時思兼神思而告曰。宜且遣稚問之。

於是從彼神謀。乃使稚往候之。其雉飛下。居于天稚彥門前湯津杜樹之杪而鳴之曰。天稚彥何故八年之間。未有復命。時有國神號天探女。見其雉曰。鳴聲惡鳥在此樹上。可射之。天稚彥乃取天神所賜天鹿兒弓。天真鹿兒矢。便射之。則天達稚胸。遂至天神所處。時天神見其矢曰。此昔我賜天稚彥之矢也。今何故來乃取矢而呪之曰。若以惡心射者。則天稚彥必當遭害。若以平心射者。則當無恙。因還投之。即其矢落下。中天稚彥之高胸。因以立死。此世人所謂返矢可畏之緣也。時天稚彥之妻子從天降來。將柩上去而於天。作喪屋殯哭之。先是。天稚彥與味耜高彥根神友善。故味耜高彥根神登天吊喪大臨焉。時此神形貌自與天稚彥恰然相似。故天稚彥妻子等見而喜之曰。吾君猶在。則攀持衣帶。不可排離。時味耜高彥根神忿曰。朋友喪亡。故吾即來吊。如何誤。

死人於我耶。乃拔十握劍斬倒喪屋。其屋墮而成山。此則美濃國喪山是也。世人惡以死者誤已此其緣也。時味耜高彥根神光儀花艷。映于二丘二谷之間。故喪會者歌之曰。或云味耜高彥根神之妹下照媛。欲令衆人。知映丘谷者是味耜高彥根神。故歌之曰。阿妹奈屢夜。乙登多奈婆多迺。汗奈餓勢屢。多磨迺彌素磨屢迺。阿奈陀磨波夜。彌多爾輔施和施迺須。阿泥素企多伽避顧彌。又歌之曰。阿磨佐箇屢。避奈菟謎迺。以和多迺素西渡。以嗣箇播箇施輔智。箇施輔智爾。阿彌播利和拖嗣。妹廬豫嗣爾。豫嗣豫利據彌。以嗣箇播箇施輔智。此兩首歌辭今號夷曲。既而天照大神以思兼神妹萬幡豐秋津姬命。配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為妃。令降之於葦原中國。是時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立于天浮橋。而臨睨之曰。被地未平矣。不須也頗傾也。凶目杵之國歟。乃

更還登具陳不降之狀。故天照大神復遣武甕槌神及經津主神先行驅除。時二神降到出雲國便問大己貴神曰。汝將此國奉天神耶以不。對曰。吾兒事代主射鳥趨遊。在三津之碕。今當問以報之。乃遣使人訪焉。對曰。天神所求何不奉歟。故大己貴神以其子之辭。報乎二神。二神乃昇天復命而告之曰。葦原中國皆已平竟。時天照大神勅曰。若然者。方當降吾兒矣。且將降間皇孫已生。號曰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時有奏曰。欲以此皇孫代降。故天照大神乃賜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又以中臣上祖天兒屋命。忌部上祖太玉命。豫女上祖天鈿女命。鏡作上祖石凝姥命。玉作上祖玉屋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因勅皇孫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已而且降之間。先驅者還白。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咫背長七尺餘。當言七尋且口尻明耀。眼如八咫鏡。而赫然似赤酸醬也。即遣從神往問。時有八十萬神。皆不得目勝相問。故特勅天鈿女曰。汝是目勝於人者。宜往問之。天鈿女乃露其胸乳。押裳帶於臍下。而笑嚙向立。是時衢神問曰。天鈿女汝為之何故耶。對曰。天照大神之子所幸道路。有如此居之者誰也。敢問之。衢神對曰。聞天照大神之子今當降行。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狹田彥大神。時天鈿女復問曰。汝將先我行乎。將抑我先汝行乎。對曰。吾先啓行。天鈿女復問曰。汝何處到耶。皇孫何處到耶。對曰。天神之子則當到筑紫日向高千穗穗觸之峯。吾則應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因曰。發顯我者汝也。故汝可以送我而到之矣。天鈿女還詣報狀。皇孫於是脫離天磐座。排分天八重雲。被威道別

道別而天降之也。果如先期皇孫則到筑紫日向高千穗穗觸之峯。其狹田彥神者。則到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即天鈿女命隨狹田彥神所乞遂以侍送焉。時皇孫勅天鈿女命曰。汝宜以所顯神名為姓氏焉。因賜狹田女君之號。故狹田女君等男女皆呼為君。此其緣也。高胸此云多歌武娜婆歌。頗傾也。此云歌矛志。

一書曰。天神遣經津主神武甕槌神。使平定葦原中國。時二神曰。天有惡神。名曰天津彥星。亦名天香香背男。請先誅此神。然後下撥葦原中國。是時齋主神甕齋之大人。此神今在乎東國。穢取之地也。既而二神降到出雲五十田狹之小汀。而問大己貴神曰。汝將以此國奉天神耶。以不。對曰。疑汝二神。非是吾處來者。故不須許也。於是經津主神則還昇報告。時高皇產靈尊乃還遣二神。勅大己貴神曰。今者聞汝所言。深

有其理。故更條條而勅之。夫汝所治顯露之事。宜是吾孫治之。汝則可
 以治神事。又汝應住天日隅宮者。今當供造。即以千尋榜繩。結為百八
 十紉。其造宮之制者。柱則高太。板則廣厚。又將田供佃。又為汝往來遊
 海之具。高橋浮橋及天鳥船亦將供造。又於天安河亦造打橋。又供造
 百八十羅之白楯。又當主汝祭祀者。天德日命是也。於是大己貴神報
 曰。天神勅教懇懇如此。敢不從命乎。吾所治顯露事者。皇孫當治。吾將
 遷治幽事。乃薦政神於二神曰。是當代我而奉從也。吾將自此避去。即
 躬披瑞之八坂瓊而長隱者矣。故經津主神以政神為鄉導。周流削平。
 有逆命者。即加斬戮。歸順者仍加褒美。是時歸順之首渠者。大物主神
 及事代主神。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天。陳其誠款之至。時高
 皇產靈尊勅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為妻。吾猶謂汝有疎心。故今以吾

女三穗津姬。配汝為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為皇孫奉護。乃使還降之。即
 以紀伊國忌部遠祖手置帆負神定為作笠者。彥狹知神為作盾者。夫
 目一箇神為作金者。天日鷲神為作木綿者。櫛明玉神為作玉者。乃使
 太玉命以弱肩被太手繼。而代御手以祭此神者。始起於此矣。且天兒
 屋命主神事之宗源者也。故得以太占之卜事而奉仕焉。高皇產靈尊
 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磐境。當為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
 命太玉命。宜持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為吾孫奉齋焉。乃使二神
 陪從天忍穗耳尊以降之。是時天照大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
 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為齋鏡。復勅天兒
 屋命太玉命。惟爾二神亦同侍殿內。善為防護。又勅曰。以吾高天原所
 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則以高皇產靈尊之女號萬幡姬。配天忍

穗耳尊為妃降之。故時居於虛天而生兒。號天津彥火瓊瓊杵尊。因欲以此皇孫代親而降。故以天兒屋命太玉命及諸部神等。悉皆相投。且服御之物。一依前投。然後天忍穗耳尊復還於天。故天津彥火瓊瓊杵尊降到於日向穗日高千穗之峯。而替完胸副國。自頓丘覓國行去。立於浮渚在平地。乃召國主事勝國勝長狹。而訪之。對曰是有國也。取捨隨勅。時皇孫因立宮殿。是焉遊息。後遊幸海濱。見一美人皇孫問曰。汝是誰之子耶。對曰妾是大山祇神之子。名神吾田鹿葦津姬亦名木花開耶姬。因白亦吾姊磐長姬在。皇孫曰。吾欲以汝為妻如何。對曰妾父大山祇神在。請以垂問。皇孫因謂大山祇神曰。吾見汝之女子。欲以為妻。於是大山祇神乃使二女。持百机飲食奉進。時皇孫謂姊為醜不御而罷。妹有國色引而幸之。則一夜有身。故磐長姬大慙而詛之曰。假

使天孫不斥妾而御者。生兒永壽有如磐石之常存。今既不然唯弟獨見御。故其生兒必如木華之移落。一云。磐長姬耻恨而唾泣之曰。顯見蒼生者如木華之俄遷轉當衰去矣。此世人短折之緣也。是後神吾田鹿葦津姬見皇孫曰。妾孕天孫之子。不可私以生也。皇孫曰。雖復天神之子。如何一夜使人娠乎。抑非吾之兒歟。木華開耶姬甚以慙恨。乃作無戶室。而誓之曰。吾所娠是若他神之子者。必不幸矣。是實天孫之子者。必當全生。則入其室中。以火焚室。于時焰初起時共生兒號火酸芹命。次火盛時。生兒號火明命。次生兒號彥火火出見尊。亦號火折尊。齋主此云伊幡毘怒志。顯露此云阿羅播貳。齋庭此云踰貳波。一書曰。初火焰明時。生兒火明命。次火炎盛時。生兒火進命。又曰火酸芹命。次避火炎時。生兒火折彥火火出見尊。凡此三子火不能害。及母

亦無所少損。時以竹刀截其兒臍。其所棄竹刀。終成竹林。故號彼地曰竹屋。時神吾田鹿葦津姬以卜定田。號曰狹名田。以其田稻釀天甜酒嘗之。又用淳浪田稻為飯嘗之。

一書曰。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覆衾。裹天津彦國光彥火瓊瓊杵尊。則引開天磐戶。排分天八重雲。以奉降之。于時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穗津大來目。背肩天磐勒。臂著稜威高鞞。手捉天施弓天羽羽矢。及副持八目鳴鏑。又帶頭龍劍。而立天孫之前。遊行降來到於日向襲之高千穗穗日。一上峯天浮橋。而立於浮渚在之平地。誓完空國自頓丘覓國行去。到於吾田長屋笠狹之御崎。時彼處有一神。名曰事勝國勝長狹。故天孫問其神曰。國在耶。對曰在也。因曰隨勅奉矣。故天孫留住彼處。其事勝國勝神者。是伊弉諾尊之子也。亦名鹽土老翁。

施此云波葦。音之移反。頭龍此云箇步豆智。老翁此云烏臈。

一書曰。天孫幸大山祇神之女子吾田鹿葦津姬。則一夜有身。遂生四子。故吾田鹿葦津姬抱子。而來進曰。天神之子寧可以私養乎。故告狀知聞。是時天孫見其子等。朝之曰。妍哉吾皇子者。聞喜而生之歟。故吾田鹿葦津姬乃愠之曰。何為朝妾乎。天孫曰。心之疑矣。故朝之。何則。雖後天神之子。豈能一夜之間。使人有身者哉。固非我子矣。是以吾田鹿葦津姬益恨作無戶室。入居其內。誓之曰。妾所生。若非天神之胤者。必亡。是若天神之胤者。無所害。則放火焚室。其火初明時。躡詰出兒自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明命。吾父何處在耶。次火盛時。躡詰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進命。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次火炎衰時。躡詰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火折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次避火熱時。躡

詰出兒亦言吾是天神之子名彥火火出見尊。吾父及兄等何處在耶。然後母吾田鹿葦津姬自火爐中出來就而稱之曰。妾所生兒。及妾身自當火難。無所少損。天孫豈見之乎。報曰。我知本是吾兒。但一夜而有身。慮有疑者。欲使眾人皆知是吾兒。並亦天神能令一夜有娠。亦欲明汝有靈異之處。子等復有超倫之氣。故有前日之朝辭也。

一書曰。天忍穗長尊娶高皇產靈尊女子栲幡千千姬萬幡姬命。亦云高皇產靈尊兒火之戶幡姬兒千千姬命。而生兒天火明命。次生天津彥根火瓊瓊杵根尊。其天火明命兒天香山命。是尾張連等遠祖也。及至奉降皇孫火瓊瓊杵尊於葦原中國也。高皇產靈尊勅八十諸神曰。葦原中國者。磐根木株草葉猶能言語。夜者若燦火而喧響之。晝者如五月蠅而沸騰之云云。時高皇產靈尊勅曰。昔遣天稚彥於葦原中國。至

今所以久不來者。蓋是國神有強禦之者。乃遣無名雄雉。往候之。此雉降來。因見粟田豆田。則留而不返。此世所謂雉頓使之緣也。故復遣無名雌雉。此鳥下來。為天稚彥射所。中其矢。而上報云云。是時高皇產靈尊乃用真床覆衾。裏皇孫天津彥根火瓊瓊杵根尊。而排披天八重雲。以奉降。故稱此神曰天國饒石彥火瓊瓊杵尊。于時降到之處者。呼曰日向襲之高千穗添山峯矣。及其遊行之時也云云。到于吾田笠袂之御碕。遂登長屋之竹島。乃巡覽其地者。彼有人焉。名曰事勝國勝長袂。天孫因問之曰。此誰國歟。對曰。是長袂所住之國也。然今乃奉上天孫矣。天孫又問曰。其於秀起浪穗之上。起八尋殿。而手玉玲瓏織絛之少女者。是誰之女子耶。答曰。大山祇神之女等。大號磐長姬。少號木花開耶姬。亦號豐吾田津姬云云。皇孫因幸豐吾田津姬。則一夜而有身。皇

孫疑之云云。遂生火酢芹命。次生火折尊。亦號彥火火出見尊。母誓已
 驗。方知實是皇孫之胤。然豐吾田津姬恨皇孫不與共言。皇孫憂之。乃
 為歌之曰。憶企都茂幡。陸爾幡譽辰耐母。佐彌耐據茂。阿黨播怒久茂
 譽。播磨都智耐理譽。燦火此云褒倍。喧響此云淤等娜比。五月蠅此云
 左魔陪。添山此云曾褒里能耶麻。秀起此云左岐陀豆屢。
 一書曰。高皇產靈尊之女天萬栲幡千幡姬。一云。高皇產靈尊兒萬幡
 姬兒玉依姬命。此神為天忍骨尊妃。生兒天之杵火火置瀬尊。一云。勝
 速日命兒天大耳尊此神娶丹寫姬。生兒火瓊瓊杵尊。一云。神皇產靈
 尊之女栲幡千幡姬。生兒火瓊瓊杵尊。一云。天杵瀬尊娶吾田津姬生
 兒火明命。次火夜織命。次彥火火出見尊。
 一書曰。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之女天萬栲幡

千幡姬為妃。而生兒號天照國照彥火明命。是尾張連等遠祖也。次天
 饒石國饒石天津彥火瓊瓊杵尊。此神娶大山祇神女子木花開耶姬
 命為妃。而生兒號火酢芹命。次彥火火出見尊。
 兄火闌降命自有海幸。幸此云。弟彥火火出見尊自有山幸。始兄弟二人
 相謂曰。試欲易幸。遂相易之。各不得其利。兄悔之乃還弟弓箭而乞己鉤。
 弟時既失兄鉤。無由訪覓。故別作新鉤與兄。兄不肯受。而責其故鉤。弟患
 之。即以其橫刀。鍛作新鉤。盛一箕而與之。兄忿之曰。非我故鉤。雖多不取。
 蓋復急責。故彥火火出見尊憂苦甚深。行吟海畔。時逢塩土老翁。老翁問
 曰。何故在此愁乎。對以事之本末。老翁曰。勿復憂。吾當為汝計之。乃作無
 目籠。內彥火火出見尊於籠中。沈之于海。即自然有可伶小汀。可伶此云于
 麻。於是棄籠遊行。忽至海神之宮。其宮也雉堞整頓。臺宇玲瓏。門前有一

井。井上有一湯津杜樹。枝葉扶疏。時彥火火出見尊就其樹下。徒倚彷徨。良久有一美人。排闥而出。遂以玉鏡。未嘗汲水。因舉目視之。乃驚而還入。白其父母曰。有一希客者。在門前樹下。海神於是鋪設八重席薦以延內之。坐定。因問其來意。時彥火火出見尊對以情之委曲。海神乃集大小之魚逼問之。僉曰不識。唯赤女赤女網魚名也。比有口疾而不來。固召之探其口者果得失鉤。已而彥火火出見尊因娶海神女豐玉姬。仍留住海宮。已經三年。被處雖復安樂。猶有憶鄉之情。故時復太息。豐玉姬聞之謂其父曰。天孫悽然數歎。蓋懷土之憂乎。海神乃延彥火火出見尊從容語曰。天孫若欲還鄉者。吾當奉送。便授所得鉤。因誨之曰。以此鉤與汝兄時。則陰呼此鉤。曰貧鉤。然後與之。復投潮滿瓊及潮潤瓊。而誨之曰。清潮滿瓊者則潮怒滿。以此投滿汝兄。若兄悔而祈者。還清潮潤瓊則潮自潤。以此救之。

如此逼惱則汝兄自伏。及將歸去。豐玉姬謂天孫曰。妾已娠矣。當產不久。妾必以風濤急峻之日。出到海濱。請為我作產室相待矣。彥火火出見尊已還宮。一遵海神之教。時兄火闌降命既被厄困。乃自伏罪曰。從今以後。吾將為汝俳優之民。請施恩活。於是隨其所乞遂赦之。其火闌降命即吾田君小橋等之本祖也。後豐玉姬果如前期。將其女弟玉依姬。直冒風波。未到海邊。逮臨產時。請曰。妾產時幸勿以看之。天孫猶不能忍。竊往覘之。豐玉姬方產化為龍。而甚慙之曰。如有不辱我者。則使海陸相通。永無隔絕。今既辱之。將何以結親昵之情乎。乃以草裹兒。棄之海邊。閉海途而徑去矣。故因以名兒曰彥波瀲武甕槌。草葺不合尊。後久之。彥火火出見尊崩。葬日向高屋山上陵。

一書曰。兄火酢芹命能得海幸。弟彥火火出見尊。能得山幸。時兄弟欲

互易其幸。故兄持第之幸。入山覓獸。終不見獸之乾迹。弟持兄之幸。鉤入海釣魚。殊無所獲。遂失其鉤。是時兄還第。而責已鉤。弟患之。乃以所帶橫刀作鉤。盛一箕與兄。兄不受曰。猶欲得吾之幸鉤。於是彥火出見尊。不知所求。但有憂吟。乃行至海邊。彷徨嗟嘆。時有一長老。怒然而至。自稱塩土老翁。乃問之曰。君是誰者。何故患於此處。乎彥火出見尊。具言其事。老翁即取囊中玄梯投地。則化成五百箇竹林。因取其竹。作大目籠籠。內火出見尊於籠中。投之于海。一云以無目堅間為浮木。以細繩繫著火出見尊。而沈之。所謂堅間是今之竹籠也。于時海底自有可怜小汀。乃尋汀而進。忽到海神豐玉彥之宮。其宮也城闕崇華。樓臺壯麗。門外有井。井傍有杜樹。乃就樹下立之。良久有一美人。容貌絕世。侍者群從。自內而出。將以玉壺汲水。仰見火出見尊。便以驚還。而白其父神曰。門前井邊樹下。有一貴客。骨法非常。若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地來者。當有地垢。實是妙美之。虛空彥者歟。一云豐玉姬之侍者。以玉瓶汲水。然不能滿。俯視井中。則倒映人笑之顏。因以仰觀。有一麗神倚於杜樹。故還入白其王。於是豐玉彥遣人問曰。客是誰者。何以至此。火出見尊對曰。吾是天神之孫也。乃遂言來意。時海神迎拜。廷入。慇懃奉慰。因以女豐玉姬妻之。故留住海宮。已經三載。是後火出見尊。數有歎息。豐玉姬問曰。天孫豈欲還故鄉歟。對曰。然。豐玉姬即白父神曰。在此貴客。意望欲還上國。海神於是總集海魚。覓問其鉤。有一魚。對曰。赤女久有口疾。或云赤鯛。疑是之吞乎。故即召赤女。見其口者。鉤猶在口。便得之。乃以授彥火。火出見尊。因教之曰。以鉤與汝兄時。則可詛言。貧窮之本。飢饉之始。困苦之根。而後與之又汝。

○日本書紀卷第二 神代下

兄涉海時。吾必起迅風洪濤。令其及溺。辛苦矣。於是乘火出見尊於大鰐。以送致本鄉。先是且別時。豐玉姬從容語曰。妾已有身矣。當以風濤壯日。出到海邊。請為我造產屋以待之。是後豐玉姬果如其言。未至。謂火出見尊曰。妾今夜當產。請勿臨之。火出見尊不聽。猶以櫛燃火視之。時豐玉姬化為八尋大熊鰐。匍匐逶蛇。遂以見辱為恨。則徑歸海鄉。留其女弟玉依姬持養兒焉。所以兒名稱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者。以彼海濱產屋全用鸕鷀羽為草葺之。而覺未合時。兒即生焉。故因以名焉。上國此云羽播豆矩彌。

一書曰。門前有一好井。井上有百枝杜樹。故彥火出見尊。跳昇其樹而立之。于時海神之女豐玉姬手持玉鏡。來將汲水。正見人影在於井中。乃仰視之。驚而墜鏡。鏡既破碎。不顧而還。入謂父母曰。妾見一人在

於井邊樹上。顏色甚美。容貌且閑。殆非常之人者也。時父神聞而奇之。乃設八重席迎入。坐定。因問來意。對以情之委曲。時海神便起憐心。盡召諸廣鱒。狹而問之。皆曰不知。但口女有口疾。不來。亦云口女有口疾。即急召至。探其口者。所失之針。鉤立得。於是海神制曰。爾口女從今以往。不得吞餌。又不得預天孫之饌。即以口女魚。所以不進御者。此其緣也。及至彥火出見尊將歸之時。海神白言。今者天神之孫辱臨吾處。中心欣慶。何日忘之。乃以思則潮溢之瓊。思則潮涸之瓊。副其鉤而奉進之曰。皇孫雖隔八重之限。冀時復相憶。而勿棄置也。因教之曰。以此鉤與汝兄時。則稱貧鉤。滅鉤。落薄鉤。言訖。以後手投棄與之。勿以向投。若兄起忿怒有賊害之心者。則出潮溢瓊。以漂溺之。若已至危苦。求懇者。則出潮涸瓊。以救之。如此逼惱。自當臣伏。時彥火出見尊受彼瓊。

鉤歸來本宮。一依海神之教。先以其鉤與兄。兄怒不受。故弟出潮溢瓊。則潮大溢而兄自沒溺。因請之曰。吾當事汝為奴僕。願垂救活。弟出潮洄瓊。則潮自洄而兄還平復。已而兄改前言曰。吾是汝兄。如何為人兄而事弟耶。弟時出潮溢瓊。兄見之走登高山。則潮亦沒山。兄緣高樹則潮亦沒樹。兄既窮途無所逃去。乃伏罪曰。吾已過矣。從今以往。吾子孫八十連屬。恒當為汝俳人。一云狗人請哀之。弟還出潮洄瓊。則潮自息。於是兄知弟有神德。遂以伏事其弟。是以火酢芹命苗裔諸隼人等。至今不離天皇宮牆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也。世人不債失針。此其緣也。八十連屬此云野素豆豆企。

一書曰。兄火酢芹命能得海幸。故號海幸彦。弟彦火火出見尊能得山幸。故號山幸彦。兄則每有風雨。輒失其利。弟則雖逢風雨。其幸不減。時

兄謂弟曰。吾試欲與汝換幸。弟許諾因易之。時兄取弟弓矢入山獵獸。弟取兄釣鉤入海釣魚。俱不得利。空手未歸。兄即還弟弓矢而責已釣鉤。時弟已失鉤於海中。無因訪獲。故別作新鉤數千與之。兄怒不受。急責故鉤。云云。是時弟往海濱。促徧愁吟。時有川鴈嬰。因厄即起憐心。解而放去。須臾有鹽土老翁來。乃作無目堅間小船。載彦火火出見尊。推放海中。則自然沈去。忽有可伶御路。故尋路而往。自至海神之宮。是時海神自迎延入。乃鋪設海驢皮八重。使坐其上。兼設饌百机。以盡主人之禮。因從容問曰。天神之孫。何以辱臨乎。一云頃吾兒來語曰。天孫憂居海濱。未審虛實。蓋有之乎。彦火火出見尊。具申事之本末。因留息焉。海神則以其子豐玉姬妻之。遂纏綿篤愛。已經三年。及至將歸。海神乃召網女探其口者。即得鉤焉。於是進此鉤于彦火火出見尊。因奉教

之曰以此與汝兄時。乃可稱曰。大鈎踉蹌鈎貧鈎癡駭鈎。言訖。則可以後手投賜。已而召集鰐魚。問之曰。天神之孫今當還去。已等幾日之內將作以奉致時。諸鰐魚各隨其長短。定其日數。中有一尋鰐。自言一日之內則當致焉。故即遣一尋鰐魚以奉送焉。復進潮滿瓊。潮潤瓊二種寶物。仍教用瓊之法。又教曰。兄作高田者。汝可作洿田。兄作洿田者。汝可作高田。海神盡誠奉助如此矣。時彥火火出見尊。既歸來一遵神教。依而行之。第時出潮滿瓊。即兄舉手滿田。還出滿潤瓊。則休而平復。其後火酢芹命日以禮禮而憂之曰。吾已貧矣。乃歸伏於第。先是豐玉姬謂天孫曰。妾已有娠也。天孫之胤豈可產於海中乎。故當產時必就君處。如為我造屋於海邊。以相待者是所望也。故彥火火出見尊。已還鄉。即以鷓鴣之羽。背為產屋。覺未及合。豐玉姬自馭大龜將女弟玉依

姬光海來到。時孕月已滿。產期方急。由此不待背合。徑入居焉。已而從客謂天孫曰。妾方產。請勿臨之。天孫心怪其言。竊覘之。則化為八尋大鰐。而知天孫視其私屏。深懷慙恨。既兒生之後。天孫就而問曰。兒名何稱者。當可乎。對曰。宜號彥波瀲武鷓鴣草背不合尊。言訖乃涉海徑去。于時彥火火出見尊。乃歌之曰。飲企都鄧利。軒茂豆句志磨爾。和我謂彌志。伊茂播和素邏珥。譽能據鄧馭鄧母。亦云。彥火火出見尊。取他婦人。為乳母。湯母及飯醫湯坐。凡諸部備行。以奉養焉。于時權用他婦。以乳養皇子焉。此世取乳母養兒之緣也。是後豐玉姬聞其兒端正。心甚憐重。欲復歸養。於義不可。故遣女弟玉依姬。以奉養者也。于時豐玉姬命寄玉依姬而奉報歌曰。阿軒娜磨廼。比軒利播阿利登。比鄧播伊珮耐。企珮我譽贈比志。多輔妬勾阿利計利。凡此贈答二首。號曰舉歌海

驅此云美知踉跄鉤此云須須能美臆。癡駭鉤此云于樓該臆。

一書曰兄火酢芹命得海幸利第火折尊得山幸利云云。弟愁吟在海濱時遇鹽筒老翁。老翁問曰。何故愁若此乎。火折尊對曰。云云。老翁曰。勿復憂。吾將計之。計曰。海神所乘駿馬者八尋鰐也。是豎其鰐背而在橋之小戶。吾當與彼者共策。乃將火折尊共往而見之。是時鰐魚策之曰。吾者八日以後方致天孫於海宮。唯我王駿馬一尋鰐魚。是當一日之內必奉致焉。故令我歸而使彼出來。宜乘彼入海。入海之時。海中自有可憐小汀隨其汀而進者必至我王之宮宮門井上。當有湯津杜樹宜就其樹上而居之。言訖。即入海去矣。故天孫隨鰐所言。留居相待已八日矣。久之方有一尋鰐來。因乘而入海。每遵前鰐之教。時有豐玉姬侍者。持玉琬當汲井水。見人影在水底。酌取之不得。因以仰見天孫即入

告其王曰。吾謂我王獨能絕麗。今有一客。彌復遠勝。海神聞之曰。試以察之。乃設三床請入。於是天孫於邊床。則拭其兩足於中床。則據其兩手於內床。則寬坐於真床覆衾之上。海神見之。乃知是天神之孫。益加崇敬云云。海神召赤女口女問之。時口女自口出鉤以奉焉。赤女即赤鯛也。口女即鯔魚也。時海神投鉤。彥火火出見尊。因教之曰。還兄鉤。時天孫則當言汝生子八十連屬。喬貧鉤狹狹貧鉤言訖。三下唾與之。又兄入海釣時。天孫宜在海濱以作風招。風招即嘯也。如此則吾起瀛風。邊風以奔波瀛惱。火折尊歸來。具遵神教。至及兄釣之日。弟居濱而嘯之。時迅風忽起。兄則滿苦。無由可生。便遙請弟曰。汝久居海原。必有善術。願以救之。若活我者。吾生兒八十連屬。不離汝之垣邊。當為俳優之民也。於是弟嘯已停而風亦還息。故兄知弟德。欲自伏辜。而弟有

慍色不與共言。於是兄著犢鼻。以赭塗掌塗面。告其弟曰。吾汚身如此。永為汝侏儒優者。乃舉足踏行。學其溺苦之狀。初潮清足時則為足占。至膝時則舉足。至股時則走迴。至腰時則捫腰。至腋時則置手於胸。至頸時則舉手飄掌。自爾及今曾無廢絕。先是豐玉姬出來。當產時請皇孫曰。云云。皇孫不從。豐玉姬大恨之曰。不用吾言令我屈辱。故自今以往。妾奴婢至君處者。勿復放還。君奴婢至妾處者。亦勿復還。遂以真床覆衾。及草裹其兒。置之波瀲。即入海去矣。此海陸不相通之緣也。一云置兒於波瀲者非也。豐玉姬命自抱而去。久之曰。天孫之胤不宜置此海中。乃使玉依姬持之送出焉。初豐玉姬別去時恨言既切。故火折尊知其不可。復會乃有贈歌。已見上八十連屬。此云野素豆。豆企飄掌。此云陀毗。廬箇須。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以其姨玉依姬為妃。生彦五瀨命。次稻飯命。

次三毛入野命。次神日本磐余彥尊。凡生四男。久之。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崩於西州之宮。因葬日向吾平山上陵。

一書曰。先生彦五瀨命。次稻飯命。次三毛入野命。次狹野尊。亦號神日本磐余彥尊。所稱狹野者。是年少時之號也。後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故復加號曰神日本磐余彥尊。

一書曰。先生五瀨命。次三毛野命。次稻飯命。次磐余彥尊。亦號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尊。

一書曰。先生彦五瀨命。次稻飯命。次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尊。次稚三毛野命。

一書曰。先生彦五瀨命。次磐余彥火火出見尊。次彦稻飯命。次三毛入野命。

日本書紀卷第二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 神武天皇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譯彥火火出見。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也。母曰玉依姬。海童之小女也。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五立為太子。長而娶日向國吾田邑吾平津媛為妃。生子研耳命。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靈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尊。於是彥火瓊瓊杵尊開天關披雲路。駐仙蹕以展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而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轢。抑又聞於塩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其中亦有乘天磐船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

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恒以為念。宜早行之。是年也太歲甲寅。其年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帥諸皇子。舟師東征。至速吸之門。時有一漁人乘艇而至。天皇招之。因問曰。汝誰也。對曰。臣是國神。名曰珍彥。釣魚於曲浦。聞天神子來。故即奉迎。又問之曰。汝能為我導耶。對曰。導之矣。天皇勅授漁人椎橋末。令執而牽納於皇舟。以為海導者。乃特賜名為椎根津彥。此即倭直部始祖也。行至筑紫國菟狹。菟狹著地名也。時有菟狹國造祖。號曰菟狹津彥。菟狹津媛乃於菟狹川上造一柱。騰宮而奉饗焉。一柱騰宮此云阿斯。是時勅以菟狹津媛賜妻之侍臣天種子命。天種子命是中臣氏之遠祖也。十有一月丙戌朔甲午。天皇至筑紫國崗水門。十有二月丙辰朔壬午。至安藝國。居于埃宮。

乙卯年春三月甲寅朔己未。徙入吉備國。起行宮以居之。是曰高島宮。積三年間。備舟楫蓄兵食。將欲以一舉而平天下也。
 戊午年春二月丁酉朔丁未。皇師遂東。舳艫相接。方到難波之碕。會有奔潮太急。因以名為浪速國。亦曰浪華。今謂難波訛也。訛此云與。許奈磨虛。三月丁卯朔丙子。溯流而上。徑至河內國草香邑青雲白肩之津。夏四月丙申朔甲辰。皇師勒兵。步趣龍田。而其路狹峻。人不得並行。乃還更欲東踰膳駒山。而入中洲。時長髓彥者聞之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國。則盡起屬兵。徼之於孔舍衙坂。與之會戰。有流矢中五瀨命肱脛。皇師不能進戰。天皇憂之。乃運神策於沖衿曰。今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此逆天道也。不若退還示弱。禮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隨影履躡。如此則曾不血刃。虜必自敗矣。僉曰。然。於是令軍中曰。且停勿復進。乃引軍還。虜亦不

敢逼却至草香津。植盾而為雄詰焉。雄詰此云因改號其津曰盾津。今云
 蓼津訛也。初孔舍衙之戰。有人隱於大樹而得免難。仍指其樹曰。恩如母。
 時人因號其地曰母木邑。今云飲悶迺奇訛也。五月丙寅朔癸酉。軍至茅
 淳山城水門。亦名山井水門。茅淳此云智怒。時五瀨命矢瘡痛甚。乃撫劍而雄詰之曰。撫劍
 都虛者能多物。慨哉大丈夫。慨哉此云于被傷於虜手。將不報而死耶。時人
 彌屠利辭。慨哉大丈夫。黎多乘物夜被傷於虜手。將不報而死耶。時人
 因號其處曰雄水門。進到于紀伊國竈山。而五瀨命薨于軍。因葬竈山。六
 月乙未朔丁巳。軍至名草邑。則誅名草戶畔者。戶畔此遂越狹野而到熊野
 神邑。且登天磐盾。仍引軍漸進海中。卒遇暴風。皇舟漂蕩。時稻飯命乃歎
 曰。嗟乎。吾祖則天神。母則海神。如何厄我於陸。復厄我於海乎。言訖。乃拔
 劍入海。化為劍持神。三毛入野命亦恨之曰。我母及姨。並是海神。何為起
 波瀾以灌溺乎。則蹈浪秀而往。乎常世鄉矣。天皇獨與皇子手研耳命。帥
 軍而進至熊野荒坂津。亦名丹敷浦也。因誅丹敷戶畔者。時神吐毒氣。人物咸瘳。
 由是皇軍不能復振。時彼處有人號曰熊野高倉下。忽夜夢。天照大神謂
 武甕雷神曰。夫葦原中國猶聞宣擾之響焉。聞宣擾之響焉此宜汝更往而
 征之。武甕雷神對曰。雖予不行。而下予平國之劍。則國將自平矣。天照大
 神曰諾。每那利。此云三字。時武甕雷神登謂高倉下曰。予劍號曰部靈。師靈此云
 今當置汝庫裏。宜取而獻之天孫。高倉下曰。唯唯而寤之。明旦依夢中教
 開庫視之。果有落劍倒立於庫底板。即取以進之。于時天皇適寐。忽然而
 寤之曰。予何長眠若此乎。尋而中毒士卒悉復醒起。既而皇師欲趣中洲。
 而山中峻絕。無復可行之路。乃棲遑不知其所跋涉。時夜夢。天照大神訓
 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鳥。宜以為鄉導者。果有頭八咫鳥自空翔降。天
 皇曰。此鳥之來自叶祥夢。大哉赫矣。我皇祖天照大神欲以助成基業乎。

○日本書紀卷第三 神武天皇
 八十一

是時大伴氏之遠祖曰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踏山啓行。乃尋鳥所向。仰視而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因號其所至之處。曰菟田穿邑。穿邑此云于于時勅譽曰臣命曰。汝忠而且勇。加有能導之功。是以改汝名為道臣。秋八月甲午朔乙未。天皇使徵兄猾及弟猾者。猾此云二是兩人菟田縣之魁帥者也。魁帥此云二此時兄猾不來。弟猾即詣至。因拜軍門而告之曰。臣兄兄猾之為逆狀也。聞天孫且到。即起兵將襲。望見皇師之威懼不敢敵。乃潛伏其兵。權作新宮。而殿內施機。欲因請饗以作難。願知此詐善為之備。天皇即遣道臣命察其逆狀。時道臣命審知有賊害之心。而大怒詰噴之曰。虜爾所造屋。爾自居之。此云二因索劍彎弓逼令催入。兄猾獲罪於天。事無所辭。乃自蹈機而壓死。時陳其屍而斬之。流血及踝。故號其地曰菟田血原。已而弟猾大設牛酒。以勞饗皇師焉。天皇以其酒完班賜軍卒。乃為

御謠之曰。謠此云三字于儂能。多加機珥。辭藝和奈破蘆。和餓末菟夜。辭藝破佐夜羅孺。伊殊區波辭。區泥羅佐夜離。固奈瀨餓。那居波佐麼多智曾麼能。未迺須那鷄句鳩。居氣辭被惠彌宇破奈利餓。那居波佐磨伊智佐。幾未迺於朋鷄句鳩。居氣儂被惠彌。是謂來目歌。今樂府奏此歌者。猶有手量大小及音聲巨細。此古之遺式也。是後天皇欲省吉野之地。乃從菟田穿邑。親率輕兵巡幸焉。至吉野時有人出自井中。光而有尾。天皇問之曰。汝何人。對曰。臣是國神名為井光。此則吉野首部始祖也。更少進。亦有尾而披磐石而出者。天皇問之曰。汝何人。對曰。臣是磐排別之子。排別此此則吉野國櫟部始祖也。及緣水西行。亦有作梁取魚者。梁此云二天皇問之。對曰。臣是芭苴擔之子。芭苴擔此云二此則阿太養鷗部始祖也。九月甲子朔戊辰。天皇陟被菟田高倉山之巔。瞻望域中。時國見岳上則有八

十葉師多葉師。此云。又於女坂置女軍。男坂置男軍。墨坂置赤炭。其女坂男坂墨坂之號。由此而起也。後有兄磯城軍。布滿於磐余邑。磯此志。賊虜所據皆是要害之地。故道路絕塞無處可通。天皇惡之。是夜自祈而寢。夢有天神訓之曰。宜取天香山社中土。香山此云。介遇夜磨。以造天平瓮八十枚。此云。并造嚴瓮。而敬祭天神地祇。嚴瓮此云。怡途背。亦為嚴呪詛。如此則虜自平伏。此云。怡途能知。天皇祇承夢訓。依以將行。時弟楯又奏曰。倭國磯城邑有磯城八十葉師。又高尾張邑。或本云。葛城邑也。有赤銅八十葉師。此類皆欲與天皇距戰。臣竊為天皇憂之。宜今當取天香山埴以造天平瓮。而祭天社國社之神。然後擊虜則易除也。天皇既以夢辭為吉兆。及聞弟楯之言。益喜於懷。乃使椎根津彥著弊衣服及蓑笠。為老父親。又使弟楯被箕為老嫗貌。而勅之曰。宜汝二人到天香山。潛取其巔土。而可來旋矣。基業成否當以汝為

占努力慎焉。是時虜兵滿路難以往還。時椎根津彥乃祈之曰。我皇當能定此國者。行路自通。如不能者賊必防禦。言訖徑去。時群虜見二人。大咲之曰。大醜乎。大醜此云。駭。奈淵備勾。老父老嫗。則相與闢道使行。二人得至其山。取土來歸。於是天皇甚悅。乃以此埴造作八十平瓮。天手挾八十枚。手挾此云。多術餅離。嚴瓮。而陟于丹生川上。用祭天神地祇。則於被菟田川之朝原。譬如水沫而有所呪著也。天皇又因祈之曰。吾今當以八十平瓮無水造餽。餽成則吾必不假鋒刃之威。坐平天下。乃造餽。餽即自成。又祈之曰。吾今當以嚴瓮沈于丹生之川。如魚無大小悉醉而流。譬猶放葉之浮流者。被此云。吾必能定此國。如其不爾終無所成。乃沈嚴瓮於川。其口向下。頃之魚皆浮出。隨水唼嚼。時椎根津彥見而奏之。天皇大喜。乃拔取丹生川上之五百箇真坂樹以祭諸神。自此始有嚴瓮之置也。時勅道臣命。今以高皇產靈

尊朕親作顯齋。顯齋此云子用汝為齋主。授以嚴媛之號。而名其所置壇。圖詩怡破此倉為嚴倉。又火名為嚴香。未雷水名為嚴罔象女。罔象女此云稻魂女。此云。新名為嚴山雷。草名為嚴野推。冬十月癸巳朔。天皇嘗其嚴倉之糧。勒兵而出。先擊八十兼帥於國見丘。破斬之。是役也。天皇志存必克。乃為御謠之曰。伽牟伽筵能。伊齊能于瀨能。於費異之珥夜異波。臂茂等倍屢之多。僕瀨能。阿誤豫阿誤豫之多。太瀨能。異波比茂等倍離。于智豆之夜。莽務。于智豆之夜。莽務。謠意以大石喻其國見丘也。既而餘黨猶繁。其情難測。乃顧勅道臣命。汝宜帥大来目部作大室於忍坂邑。盛設宴饗。誘虜而取之。道臣命於是奉密旨。掘窖於忍坂。而選我猛卒。與虜雜居。陰期之曰。酒酣之後。吾則起歌。汝等聞吾歌聲。則一時刺虜。已而坐定。酒行。虜不知我之有陰謀。任情徑醉。時道臣命乃起而歌之曰。於佐箇迺。於朋務露夜珥。比苔瑳破而。異離烏利苔毛。比苔瑳破而。枳伊離烏利苔毛。瀨都瀨都志。俱梅能固邏餓。勾務都都伊。異志都都伊。毛智。于智豆之夜。莽務。時我卒聞歌。俱拔其頭。推劍一時殺虜。虜無復噍類者。皇軍大悅。仰天而笑。因歌之曰。伊莽波豫。伊莽波豫。阿阿時夜塢。伊莽儂而毛阿誤豫。伊莽儂而毛阿誤豫。今来目部歌而後。大嘔是其緣也。又歌之曰。愛瀨詩烏毗儂利毛。毛那比苔比苔。破易陪迺毛。多牟伽昆毛。勢儒。此皆承密旨而歌之。非敢自尊者也。時天皇曰。戰勝而無驕者。良將之行也。今魁賊已滅。而同惡者。匈匈十數群。其情不可知。如何。久居一處。無以制變。乃徒營於別處。十有一月癸亥朔。己巳。皇師大舉。將攻磯城彥。先遣使者徵兄磯城。兄磯城不承命。更遣頭八咫鳥。召之。時鳥到營而鳴之。曰。天神子召汝。怡莽過怡莽過。過音兄磯城忿之曰。聞天歷神至。而吾為

尊朕親作顯齋。顯齋此云子用汝為齋主。授以嚴媛之號。而名其所置壇。圖詩怡破此倉為嚴倉。又火名為嚴香。未雷水名為嚴罔象女。罔象女此云稻魂女。此云。新名為嚴山雷。草名為嚴野推。冬十月癸巳朔。天皇嘗其嚴倉之糧。勒兵而出。先擊八十兼帥於國見丘。破斬之。是役也。天皇志存必克。乃為御謠之曰。伽牟伽筵能。伊齊能于瀨能。於費異之珥夜異波。臂茂等倍屢之多。僕瀨能。阿誤豫阿誤豫之多。太瀨能。異波比茂等倍離。于智豆之夜。莽務。于智豆之夜。莽務。謠意以大石喻其國見丘也。既而餘黨猶繁。其情難測。乃顧勅道臣命。汝宜帥大来目部作大室於忍坂邑。盛設宴饗。誘虜而取之。道臣命於是奉密旨。掘窖於忍坂。而選我猛卒。與虜雜居。陰期之曰。酒酣之後。吾則起歌。汝等聞吾歌聲。則一時刺虜。已而坐定。酒行。虜不知我之有陰謀。任情徑醉。時道臣命乃起而歌之曰。於佐箇迺。於朋務露夜珥。比苔瑳破而。異離烏利苔毛。比苔瑳破而。枳伊離烏利苔毛。瀨都瀨都志。俱梅能固邏餓。勾務都都伊。異志都都伊。毛智。于智豆之夜。莽務。時我卒聞歌。俱拔其頭。推劍一時殺虜。虜無復噍類者。皇軍大悅。仰天而笑。因歌之曰。伊莽波豫。伊莽波豫。阿阿時夜塢。伊莽儂而毛阿誤豫。伊莽儂而毛阿誤豫。今来目部歌而後。大嘔是其緣也。又歌之曰。愛瀨詩烏毗儂利毛。毛那比苔比苔。破易陪迺毛。多牟伽昆毛。勢儒。此皆承密旨而歌之。非敢自尊者也。時天皇曰。戰勝而無驕者。良將之行也。今魁賊已滅。而同惡者。匈匈十數群。其情不可知。如何。久居一處。無以制變。乃徒營於別處。十有一月癸亥朔。己巳。皇師大舉。將攻磯城彥。先遣使者徵兄磯城。兄磯城不承命。更遣頭八咫鳥。召之。時鳥到營而鳴之。曰。天神子召汝。怡莽過怡莽過。過音兄磯城忿之曰。聞天歷神至。而吾為

慨憤時。奈何為鳥若此惡鳴耶。此云三乃彎弓射之。鳥即避去。次到第磯
 城宅。而鳴之曰。天神子召汝。怡非過怡非過。時第磯城慄然改容曰。臣聞
 天歷神至。旦夕畏懼。善乎鳥。汝鳴之若此者。即作葉盤八枚盛食饗之。
葉盤此云三因以隨鳥請到而告之曰。吾兄兄磯城聞天神子來。則聚八十
 葉帥。具兵甲將與決戰。可早圖之。天皇乃會諸將問之曰。今兄磯城果有
 逆賊之意。吾亦不來。為之奈何。諸將曰。兄磯城黠賊也。宜先遣第磯城曉
 諭之。并說兄倉下弟倉下。如遂不歸順。然後舉兵臨之。亦未晚也。倉下此云三
 乃使第磯城開示利害。而兄磯城等猶守愚謀。不肯承伏。時椎根津彥計
 之曰。今者宜先遣我女軍。出自忍坂道。虜見之必盡銳而赴。吾則驅馳勁
 卒。直指墨坂。取菟田川水。以灌其炭火。儵然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
 天皇善其策。乃出女軍以臨之。虜謂大兵已至。畢力相待。先是皇軍攻必

取。戰必勝而。小胃之士。不無疲弊。故聊為御謠。以慰將卒之心焉。謠曰。
 哆哆奈梅豆。伊那嗟能椰摩能。虛能莽由毛。易喻者摩毛羅毗。多多眾陪
 磨。和例破椰隈怒。之摩途等利。宇眾譬餓等茂。伊莽輪開珥虛彌果。以男
 軍越墨坂。從後夾擊破之。斬其葉帥兄磯城等。十有二月癸巳朔丙申。皇
 師遂擊長髓彥。連戰不能取勝。時忽然天陰而雨水。乃有金色靈鵝。飛來
 止于天皇弓珥。其鵝光擘煜。狀如流電。由是長髓彥軍卒皆迷眩。不復力
 戰。長髓是邑之本號焉。因亦以為人名。及皇軍之得鵝瑞也。時人仍號鵝
 邑。今云鳥見是記也。昔孔舍衙之戰。五瀨命中矢而薨。天皇銜之。常懷憤
 懣。至此役也。意欲窮誅。乃為御謠之曰。彌都彌都志。俱梅能故邏餓。阿波
 赴珥破。眾彌羅毗。苦茂苦。曾迺餓毛苦。曾彌梅屠那藝豆。于苦豆之夜莽
 務。又謠之曰。彌都彌都志。俱梅能故邏餓。眾者茂等珥宇惠志。破餌眾彌。

勾致弭比俱。和例破泥輪例儒于智豆之夜莽務。因復繼兵忍攻之。凡諸御謠皆謂來自歌。此的取歌者而名之也。時長髓彦乃遣行人言於天皇曰。嘗有天神之子。乘天磐船。自天降止。号曰櫛玉饒速日命。饒速日此云是娶吾妹三炊屋媛。亦名長髓。媛亦遊有兒息。名曰可美真手命。可美真手此云于魔時弄。故吾以饒速日命為君而奉焉。夫天神之子豈有兩種乎。奈何更稱天神子以奪人地乎。吾心推之未以為信。天皇曰。天神子亦多耳。汝所為君是實天神之子者。必有表物。可相示之。長髓彦即取饒速日命之天羽羽矢一隻及步鞠。以奉示天皇。天皇覽之曰。事不虛也。遂以所御天羽羽矢一隻及步鞠。賜示於長髓彦。長髓彦見其天表。益懷踴躍。然而凶器已構。其勢不得中休。而猶守迷圖。無復改意。饒速日命本知天神慙慙唯天孫是與。且見夫長髓彦稟性悞。恨不可教。以天人之際。乃教之帥其眾而歸順焉。天皇素聞饒速日命是自天降者。而今果立忠効。則褒而寵之。此物部氏之遠祖也。

已未年春二月壬辰朔辛亥。命諸將練士卒。是時層富縣波哆丘岬有新城戶畔者。丘岬此云二焉介佐業。又和珥坂下有居勢祝者。坂下此云二嗟仰毛答。臍見長柄丘岬有猪祝者。此三處土蜘蛛。並恃其勇力。不肯奉庭天皇。乃分遣偏師。皆誅之。又高尾張邑有土蜘蛛。其為人也。身短而手足長。與侏儒相類。皇軍結葛網。而掩襲殺之。因改號其邑曰葛城。夫磐余之地。舊名片片居。片居此云二。亦曰片立。片立此云二。建我皇師之破虜也。大軍集而滿於其地。因改號為磐余。或曰天皇往嘗嚴倉粮。出軍而征。是時磯城八十集帥於彼處屯聚居之。屯聚居此云二。果與天皇大戰。遂為皇師所滅。故名之曰磐余邑。又皇師立詰之處。是謂猛田。作城處號曰城田。又賊眾戰死。而僵屍枕臂處呼為

頗枕田。天皇以前年秋九月。潛取天香山之埴土。以造八十平瓮。躬自齋
 戒祭諸神。遂得安定區宇。故號取土之處曰埴安。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
 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
 尚梗。而中洲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都。規摹大壯。而今運屬。此屯蒙
 民必朴素。巢棲穴住。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心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
 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
 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不亦可乎。
 觀夫畝傍山。畝傍山此云宇桐原夜摩東南樞原地者。蓋國之塙區乎。可治之。是月即
 命有司。經始帝宅。

庚申年秋八月癸丑朔戊辰。天皇當立正妃。改廣求華胄。時有人奏之曰。事
 代主神共三島溝楸耳神之女玉櫛媛所生兒。号曰媛踏鞬五十鈴姬。命是

國色之秀者。天皇悅之。九月壬午朔乙巳。納媛踏鞬五十鈴姬。命以為正妃。
 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為天皇元年。尊正妃為
 皇后。生皇子神八井耳命。神渟名川耳尊。故古語稱之曰於畝傍之橿原也。
 太立宮在於底磐之根。峻峙搏風於高天之原。而始馭天下之天皇号曰神
 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焉。初天皇草創天基之日也。大伴氏之遠祖道
 臣命帥大来目部奉承密策。能以諷歌倒語掃蕩妖氣。倒語之用。始起乎茲。
 二年春二月甲辰朔乙巳。天皇定功行賞。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以
 寵異之。亦使大来目居于畝傍山以西川邊之地。今号来目邑。此其緣也。
 以珍彥為倭國造。于若此云又給弟猾猛田邑。因為猛田縣主。是菟田主
 水部遠祖也。第磯城名黑速為磯城縣主。後以劔根者為葛城國造。又頭
 八咫鳥亦入賞例。其苗裔即葛野主殿縣主部是也。

四年。春二月壬戌朔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考者也。乃立靈時於鳥見山中。其地号曰上小野榛原下小野榛原。用祭皇祖天神焉。

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乙酉朔。皇輿巡幸。因登腋上噉間丘。而迴望國狀曰。妍哉乎國之獲矣。妍哉。此云三映。奈耳。思夜。雖內木綿之真迹國。猶如蜻蛉之臂。咕焉。由是始有秋津洲之号也。昔伊弉諾尊曰。此國曰日本者。浦安國。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真國。秀真國。此云三祀。國。能。句。備。復大己貴大神曰。曰玉牆內國。及至饒速日命。乘天磐船而翔行太虛也。睨是鄉而降之。故因目之曰虛空見日本國矣。四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子朔甲寅。立皇子神渟名川耳尊為皇太子。七十有六年。春三月甲午朔甲辰。天皇崩于橿原宮。時年一百二十七歲。明年秋九月乙卯朔丙寅。葬畝傍山東北陵。

日本書紀卷第三

日本書紀卷第四

- 神渟名川耳天皇 綏靖天皇
- 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 安寧天皇
- 大日本彥耜友天皇 懿德天皇
- 觀松彥香殖稻天皇 孝昭天皇
- 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 孝安天皇
- 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 孝靈天皇
- 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天皇 孝元天皇
- 維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天皇 開化天皇

神滄名川耳天皇 經靖天皇

神滄名川耳天皇。神日本磐余彥天皇第三子也。母曰媛踏躡五十鈴姬命。事代主神之天女也。天皇風姿岐嶷。少有雄拔之氣。及壯容貌魁偉。武藝過人。而志尚沈毅。至四十八歲。神日本磐余彥天皇崩。時神滄名川耳尊孝性純深。悲慕無已。特留心於喪葬之事焉。其庶兄手研耳命行年已長。久歷朝機。故亦委事而親之。然其王立操厝懷。本乖仁義。遂以諒闇之際。威福自由。苞藏禍心。圖害二弟。于時也大歲己卯。冬十一月。神滄名川耳尊與兄神八井耳命。陰知其志而善防之。至於山陵事畢。乃使弓部稚彥造弓。倭鍛部天津真浦造真鑠。天部作箭。及弓天既成。神滄名川耳尊欲以射殺手研耳命。會有手研耳命於片丘大嘗中。獨卧于大牀。時神滄名川耳尊謂神八井耳命曰。今適其時也。夫言貴密事。宜慎。故我之陰謀。本無預者。今日之事。唯吾與爾自行之耳。吾當先開窬戶。爾其射之。因相隨進入。神滄名川耳尊窺其戶。神八井耳命則手脚戰慄。不能放矢。時神滄名川耳尊掣取其兄所持弓矢。而射手研耳命。一發中胸。再發中背。遂殺之。於是神八井耳命慙然自服。讓於神滄名川耳尊曰。吾是乃兄而憐弱。不能致果。今汝持挺神武。自誅元惡。宜哉乎。汝之光臨天位。以承皇祖之業。吾當為汝輔之。奉典神祇者。是即多臣之始祖也。

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己卯。神滄名川耳尊即天皇位。都葛城。是謂高丘宮。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大歲庚辰。

二年。春正月立五十鈴媛命為皇后。一書云。磯城縣主。女川媛。一書即天皇之姨也。后生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

四年。夏四月神八井耳命薨。即葬于畝傍山北。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朔戊子。立皇子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為皇太子。
三十三年。夏五月甲子朔天皇不豫。癸酉崩。時年八十四。

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 安寧天皇

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神渟名川耳天皇太子也。母曰五十鈴依媛命。事
代主神之少女也。天皇以神渟名川耳天皇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年二
十一。三十三年夏五月。神渟名川耳天皇崩。其年七月癸亥朔乙丑皇太
子即天皇位。

元年。冬十月丙戌朔丙申。葬神渟名川耳天皇於倭桃花鳥田丘上陵。尊
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癸丑。

二年。遷都於片鹽。是謂淨孔宮。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午。立渟名底仲媛命亦曰渟名製媛為皇后。一書云。磯城縣主葉江女川津

天皇。一書云。大間宿禰女於井媛先是后生二皇子。第一曰息石耳命。第二曰大日本彥稚友

天皇。一云。生三皇子。第一曰神渟彥基兄。第二曰大日本彥稚友天皇。第三曰磯城津彥命。

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朔。立大日本彥稚友尊為皇太子也。第磯城津彥命。
是猶使連之始祖也。

三十八年。冬十二月庚戌朔乙卯。天皇崩。時年五十七。

大日本彥稚友天皇 懿德天皇

大日本彥稚友天皇。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第二子也。母曰渟名底仲媛
命。事代主神孫鴨主女也。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十一年春正月壬戌朔。
立為皇太子。年十六。三十八年冬十二月。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崩。

元年。春二月己酉朔壬子。皇太子即天皇位。秋八月丙午朔。葬磯城津彥
玉手看天皇於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九月丙子朔乙丑。尊皇后曰皇太

后。是年也太歲辛卯

二年。春正月甲戌朔戊寅。遷都於輕地。是謂曲峽宮。二月癸卯朔癸丑立

天豐津媛命為皇后。一云。磯城縣主葉江男弟指手女泉媛。一云。磯城縣主太與稚彥女飯日媛也。后生觀松彥香殖

稻天皇。一云。天皇母第武石彥奇友背命。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朔戊午。立觀松彥香殖稻尊為皇太子。年十八。

三十四年。秋九月甲子朔辛未。天皇崩。

觀松彥香殖稻天皇 孝昭天皇

觀松彥香殖稻天皇大日本彥賴友天皇太子也。母皇后曰天豐津媛命。

息石耳命之女也。天皇以大日本彥賴友天皇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立

為皇太子。三十四年秋九月。大日本彥賴友天皇崩。明年冬十月戊午朔

庚午。葬大日本彥賴友天皇於畝傍山南磯沙谿上陵。

元年。春正月丙戌朔甲午。皇太子即天皇位。夏四月乙卯朔己未。尊皇后

曰皇太后。秋七月遷都於掖上。是謂池心宮。是年也太歲丙寅。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辰朔丙午。立世襲足媛為皇后。一云。磯城縣主葉江女。一云。倭國

聖秋狹太雄女大井媛也。后生天足彥國押人命。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

六十八年。春正月丁亥朔庚子。立日本足彥國押人尊為皇太子。年二十。

天足彥國押人命此和珥臣等始祖也。

八十三年。秋八月丁巳朔辛酉天皇崩。

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 孝安天皇

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觀松彥香殖稻天皇第二子也。母曰世襲足媛。尾

張連遠祖瀛津世襲之妹也。天皇以觀松彥香殖稻天皇六十八年春正

月。立為皇太子。八十三年秋八月。觀松彥香殖稻天皇崩。

337254

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辛卯。皇太子即天皇位。秋八月辛巳朔。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己丑。

二年。冬十月。遷都於室地。是謂秋津島宮。

二十六年。春二月己丑朔壬寅。立姪押媛為皇后。一云。磯城縣主紫江女。一云。十市縣主五十坂

彦女五十坂后生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

三十八年。秋八月丙子朔己丑。葬觀松彥香殖稻天皇于掖上博多山上陵。

七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癸酉。立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為皇太子。年二十六。

百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丙午。天皇崩。

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 孝靈天皇

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太子也。母曰押媛。蓋天

足彥國押人命之。女乎。天皇以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七十六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百二年春正月。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崩。秋九月甲午朔丙午。葬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于玉手丘上陵。冬十二月癸亥朔丙寅。皇太子遷都於黑田。是謂盧戶宮。

元年。春正月壬辰朔癸卯。皇太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辛未。

二年。春二月丙辰朔丙寅。立細媛命為皇后。一云。春日千乳早山香媛。一云。后

生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天皇。妃倭國香媛。亦名。祖某姊。生倭迹迹日百襲姬命。彥

五十狹芹彥命。亦名。吉備。津彥命。倭迹迹稚屋姬命。亦妃祖某弟生彥狹島命。稚

武彥命。弟稚武彥命是吉備臣之始祖也。

三十六年春正月己亥朔。立彥國牽尊為皇太子。

七十六年春二月丙午朔癸丑。天皇崩。

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 孝元天皇

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太子也。母曰細媛命。磯城縣主大目之女也。天皇以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三十六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年十九。七十六年春二月。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崩。元年春正月辛未朔甲申。皇太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丁亥。

四年春三月甲申朔甲午。遷都於輕地是謂境原宮。

六年秋九月戊戌朔癸卯。葬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天皇于片丘馬坂陵。

七年春二月丙寅朔丁卯。立鸞色謎命為皇后。后生二男一女。第一曰大

彥命。第二曰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第三曰倭迹々姬命。第一云天皇母。第二云彥男。第三云少彥男。

命也。妃伊香色謎命生彥太忍信命。次妃河內青玉繫女埴安媛。生武埴安彥命。兄大彥命是阿倍臣。膳臣。阿閉臣。狹狹城山君。筑紫國造。越國造。伊賀臣。凡七族之始祖也。彥太忍信命是武內宿禰之祖父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壬午。立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尊為皇太子。年十六。

五十七年秋九月壬申朔癸酉。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崩。

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 開化天皇

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天皇。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第二子也。母曰鸞色謎命。穗積臣。遠祖鸞色雄命之妹也。天皇以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二十二年春正月立為皇太子。年十六。五十七年秋九月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天皇崩。冬十一月辛未朔壬午皇太子即天皇位。

元年。春正月庚午朔癸酉。尊皇后曰皇太后。冬十月丙申朔戊申。遷都春日之地。春日此云。是謂卒川宮。卒川此云。伊社簡波。是年也太歲甲申。

五年。春二月丁未朔壬子。葬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天皇于劔池島上陵。

六年。春正月辛丑朔甲寅。立伊香色謹命為皇后。后生御間城入彥五十

瓊殖天皇。先是天皇納丹波竹野媛為妃。生彥湯產隅命。亦名彥將。實命。次妃和

珥臣遠祖城津命之妹城津媛生彥坐王。

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朔丁酉。立御間城入彥尊為皇太子。年十九

六十年。夏四月丙辰朔甲子天皇崩。冬十月癸丑朔乙卯。葬于春日卒川

坂本陵。一云坂上陵。時年百十一

日本書紀卷第四終

日本書紀卷第五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 崇神天皇

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雅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天皇第二子也。母曰

伊香色謹命。物部氏遠祖大綜麻杵之女也。天皇年十九歲。立為皇太子。

誠性聰敏。幼好雄略。既壯。寬博謹慎。崇重神祇。恒有經綸天葉之心。焉六

十年夏四月。雅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壬午朔甲午。皇太子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二月辛亥

朔丙寅。立御間城姬為皇后。先是后生活日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彥五十

狹茅命。國方姬命。千千衝倭姬命。倭彥命。五十日鶴彥命。又妃紀伊國荒

河戶畔女。遠津年魚眼。眼妙媛。生豐城入彥命。豐缺入姬命。次妃尾張大

海媛。一云大海濱。女。八坂。天孫。生八坂入彥命。淳名城入姬命。十市瓊入姬命。是年

也。太歲甲申。

三年。秋九月遷都於磯城。是謂瑞籬宮。

四年。冬十月庚申朔壬午。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等。光臨宸極者。豈為一身乎。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辜違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鴻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

五年。國內多疾疫。民有死亡者。且大半矣。

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屢其神勢。共住不安。故以天照大神。託豐畝入姬命。祭於倭笠縫邑。仍立磯城神籬。此云此亦以日本大國魂神託淳名城入姬命使祭。然淳名城入姬命髮落體

瘦而不能祭。

七年。春二月丁丑朔辛卯。詔曰。昔我皇祖大厩鴻基。其後聖業逾高。王風轉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蓋命神龜以極致災之所由也。於是天皇乃幸于神淺茅原。而會八十萬神。以下問之。是時神明憑倭迹迹日百襲姬命曰。天皇何憂國之不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當自平矣。天皇問曰。教如此者。誰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內所居神。名為大物主神。時得神語。隨教祭祀。然於事猶無驗。天皇乃沐浴齋戒。潔淨殿內。而祈之曰。朕禮神尚未盡耶。何不享之甚也。冀亦夢教之。以畢神恩。是夜夢有一貴人。對立殿戶。自稱大物主神曰。天皇勿復為愁國之不治。是吾意也。若以吾兒大田田根子。令祭吾者。則立平矣。亦有海外之國。自當歸伏。秋八月癸卯朔己酉。倭迹速神淺茅原目妙姬。穗積臣遠

祖大水口宿禰伊勢麻績君。三人共同夢而奏言。昨夜夢之。有一貴人誨曰。以大田田根子命。為祭大物主大神之主。亦以市磯長尾市為祭倭大國魂神之主。必天下太平矣。天皇得夢辭。益歡於心。布告天下。求大田田根子。即於茅渟縣陶邑。得大田田根子而貢之。天皇即親臨于神淺茅原。會諸王卿及八十諸部。而問大田田根子曰。汝其誰子。對曰。父曰大物主大神。母曰活玉依媛。陶津耳之女。亦云奇日方天日方武茅渟祇之女也。天皇曰。朕當榮樂。乃卜使物部連祖伊香色雄為神班物者。吉之。又卜使祭他神不吉。十一月壬申朔己卯。命伊香色雄。而以物部八十手所作祭神之物。即以大田田根子為祭大物主大神之主。又以長尾市為祭倭大國魂神之主。然後卜祭他神吉焉。便別祭八十萬群神。仍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於是疫病始息。國內漸謐。五穀既成。百姓饒之。

八年。夏四月庚子朔乙卯。以高橋邑人活日為大神之掌酒。掌酒。此云。冬十二月丙申朔乙卯。天皇以大田田根子。令祭大神。是日活日自舉神酒獻天皇。仍歌之曰。許能瀨枳破。和餓瀨枳那羅孺。椰磨等那殊於朋望能。農之能。眾瀨之瀨枳。伊句臂佐伊句臂佐。如此歌之。宴于神宮。即宴竟之。諸大夫等歌之曰。宇磨佐開。瀨和能等能能。阿佐妬珥毛。伊第由由那。瀨和能等能渡塢。於茲天皇歌之曰。宇磨佐階。瀨和能等能能。阿佐妬珥毛。於辭寐羅箇瀨。瀨和能等能渡焉。即開神宮門而幸行之。所謂大田田根子。今三輪君等之始祖也。

九年。春三月甲子朔戊寅。天神夢有神人誨之曰。以赤盾八枚赤牙八竿。祠墨坂神。亦以黑盾八枚黑牙八竿。祠大坂神。夏四月甲午朔己酉。依夢之教。祭墨坂神大坂神。

十年秋七月丙戌朔己酉。詔群卿曰。尊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九月丙戌朔甲午。以大彥命遣止陸。武津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彥遣西道。丹波道主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乃舉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為將軍。壬子大彥命到於和珥坂上。時有少女歌之曰。命到山背平坂二時道。則有童女歌之曰。淵磨紀。異利寐胡播柳。飲逆餓鳥鳩。志齊務苦農殊末。句志羅珥。比賣那素寐殊望。一云。於兩者如庸利。于介伽界。許呂佐。於是大彥命異之。問童女。曰汝言何辭。對曰勿言也。唯歌耳。乃重詠先歌。忽不見矣。大彥命乃還。而具以狀奏。於是天皇姑倭迹迹日百襲姬命。聰明睿智。能識未然。乃知其歌恠。言于天皇。是武植安彥將謀反之表者也。吾聞武植安彥之妻吾田媛。密來之。取倭香山上。裹領巾。頭祈曰。是倭國之物。

實則反之。物實。此云。望能志呂。是以知有事焉。非早圖必後之。於是更留諸將軍而識之。未幾時。武植安彥與妻吾田媛。謀反逆興師。忽至。各分道而夫從山背。婦從大坂。共入欲襲帝京。時天皇遣五十狹芹彥命。擊吾田媛之師。即遮於大坂。皆大破之。殺吾田媛。志斬其軍卒。復遣大彥命與和珥臣。遠祖彥國背。向山背擊植安彥。爰以忌倉鎮坐於和珥武鏢坂上。則卒精兵進登那羅山而軍之。時官軍屯聚而踰阻草木。因以号其山曰那羅山。此云。布瀨那。更避那羅山。而進到輪韓河與植安彥。狹河屯之。各相挑焉。故時人改号其河曰挑河。今謂泉河訛也。植安彥望之問彥國背曰。何由矣。汝興師來耶。對曰汝逆天無道。欲傾王室。故舉義兵欲討汝逆。是天皇之命也。於是各爭先射。武植安彥先射彥國背。不得中。後彥國背射植安彥。中胸而殺焉。其軍衆脅退。則追破於河北。而斬首過半。屍骨多溢。故号其處曰。

羽振莞亦其卒怖走屎漏于禪乃脫甲而逃之。知不得免叩頭曰我君故時人号其脫甲處曰伽和羅。禪屎漏之處曰屎禪。今謂樟葉訛也。又号叩頭之處曰我君叩頭此是後倭迹迹日百襲姬命為大物主神之妻。然其神常晝不見而夜來矣。倭迹迹姬命語夫曰君常晝不見者分明不得視其尊顏願暫留之。明旦仰欲觀美麗之威儀。大神對曰言理灼然吾明旦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形。爰倭迹迹姬命心裏密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美麗小蛇其長大如衣紐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耻忽化人形謂其妻曰汝不忍令羞吾吾還令羞汝仍踐大虛登于御諸山。爰倭迹迹姬命仰見而悔之急居急居此云則箸撞陰而薨乃葬於大市。故時人号其墓謂著墓也。是墓者日也人作夜也神作。故運大坂山石而造則自山至于墓。人民相踵以手遊傳而運焉。時人歌之曰。飲明佐众珥。菟藝延煩例屢。伊辭務

邏鳩多誤辭珥固佐摩。固辭众氏務众茂。冬十月乙卯朔詔群臣曰。今返者悉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軍等今忽發之丙子將軍等共發路。

十一年夏四月壬子朔己卯。四道將軍以平戎夷之狀奏焉。是歲異俗多歸。國內安寧。

十二年春三月丁丑朔丁亥。詔曰朕初承天位。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是以陰陽繆錯。寒暑失序。疫病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改過。敦禮神祇。亦垂教而綏荒俗。舉兵以討不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重譯來。海外既歸化。宜當此時更教人民。令知長幼之次第及課役之先後焉。秋九月甲戌朔己丑。始教人民。更科調役。此謂男之弓弭調女之手未調也。是以天神地祇共和享而風雨順時。百穀用

成家給人足。天下大平矣。故稱謂御肇國天皇也。

十七年。秋七月丙午朔。詔曰。船者天下之要用也。今海邊之民。由無船以甚苦步運。其令諸國。俾造船船。冬十月始造船船。

四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戊子天皇。勅豐城命活目尊曰。汝等二子。慈愛共濟。不知曷為嗣。各宜夢。朕以夢占之二皇子。於是被命。淨沐而祈寐。各得夢也。會明兄豐城命以夢辭奏于天皇曰。自登御諸山。向東而八迴弄槍。八迴擊刀。弟活目命以夢辭奏言。自登御諸山之嶺。繩緪四方。逐食粟。雀則天皇相夢謂二子曰。兄則一片向東。當治東國。弟是悉臨四方。宜繼朕位。夏四月戊申朔丙寅。立活目尊為皇太子。以豐城命令治東。是上毛野君下毛野君之始祖也。

六十年。秋七月丙申朔己酉。詔群臣曰。武日照命。一云。武夷鳥。又云。天夷鳥。從天將來

神寶。藏于出雲大神宮。是欲見焉。則遣天田部造遠祖武諸隅。一書云。一名大母隅也。

而使獻。當是時出雲臣之遠祖出雲振根主于神寶。是往筑紫國而不遇矣。其弟飯入根則被皇命。以神寶付弟甘美韓日秋與子鷗濡淳而貢上。既而出雲振根從筑紫還來之。聞神寶獻于朝廷。責其弟飯入根曰。數日當待。何恐之乎。輒許神寶。是以既經年月。猶懷恨忿。有殺弟之志。仍欺弟曰。頃者於止屋淵。多生菱。願共行欲見。則隨兄而往之。先是兄竊作木刀。形似真刀。當時自佩之。弟佩真刀。共到淵頭。兄謂弟曰。淵水清冷。願欲共游泳。弟從兄言。各解佩刀置淵邊。沐於水中。乃兄先上陸取弟真刀自佩。後弟驚而取兄木刀共相擊矣。弟不得拔木刀。兄擊弟飯入根而殺之。故時人歌之曰。椰勾毛多菟。伊頭毛多鷄流餓。波鷄流多知。菟頭邏佐波磨。枳佐微那辭珥阿波禮。於是甘美韓日秋。鷗濡淳參向朝廷。曲奏其狀。則

遣吉備津彥與武渟河別。以誅出雲振振故出雲臣等。畏是事不祭大神而有間。時丹波水上人名氷香戶邊啓于皇太子活目尊曰。已子有小兒而自然言之。玉菱鎮石出雲人祭。真種之甘美鏡押羽振。甘美御神底寶御寶主。山河之水泳御魂靜挂甘美御神底寶御寶主也。云此是非似小兒之言。若有託言乎。於是皇太子奏于天皇。則勅之使祭。

六十二年。秋七月乙卯朔丙辰。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冬十月造依網池。十一月作荊坂池及折池。一云。天皇居桑間。宮造是池也。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雞林之西南。六十八年。冬十二月戊申朔壬子崩。時年百二十歲。明年秋八月甲辰朔甲寅。葬于山邊道上陵。日本書紀卷第五終

日本書紀卷第六

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 垂仁天皇

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第三子也。母皇后曰御間城姬。大彥命之女也。天皇以御間城天皇二十九年歲次壬子春正月己亥朔生於瑞籬宮。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壯凋儻大度。率性任真。無所矯飾。天皇愛之。引置左右。二十四歲因夢祥。以立為皇太子。六十八年。冬十二月。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崩。元年。春正月丁巳朔戊寅。皇太子即天皇位。冬十月癸卯朔癸丑。葬御間城天皇於山邊道上陵。十一月壬申朔癸酉。尊皇后曰皇太后。是年也太歲壬辰。二年春二月辛未朔己卯。立狹穗姬為皇后。后生譽津別命。生而天皇愛

之常在左右及壯而不言。冬十月更都於纏向。是謂珠城宮也。是歲任那人蘇那曷叱智請之。欲歸于國。蓋先皇之世未朝未還歟。故敦賞蘇那曷叱智仍賣赤絹一百疋。賜任那王。然新羅人遮之於道而奪焉。其一國之怨始起於是時也。

一云。御間城。天皇之世。額有角人乘一船泊于越國。當飯浦。故名都。越我阿羅斯等。亦名曰于斯波。阿利叱智干波。傳聞日本國有聖皇。以歸化之。到于穴門時。其國有人名伊都都比古。謂臣曰。吾則是國王也。除吾復無二王。故勿往他處。然臣究見其為人。必知非王也。即更還之。不知道路。留連島浦。自北海迴之。經出雲國。至於此間也。是時遇天皇崩。使留之任治目。天皇還于三年。天皇問都越我阿羅斯等曰。汝歸汝國耶。對甚望也。天皇詔阿羅斯等曰。汝不迷道。必速歸之。遇先皇而仕。朕是以改汝本國名。遣負御間城。天皇御名。使為汝國名。仍以赤絹給阿羅斯等。返于本土。故号其國謂彌摩那國。其是之緣也。於是阿羅斯等以所給赤絹。織于己國郡府。新羅人聞之。起兵至之。皆奪其赤絹。是二國相怨之始也。一云。初都越我阿羅斯等在國之時。費牛負田器。將往田舍。費牛忽失。則尋迹覓之。跡留一郡家中。時有一老夫曰。汝所求牛者。入於此郡家中。然郡公等曰。由牛所負物而推之。必設殺食。若其主至。則以物贖耳。即殺食也。若問牛直。欲得何物。冀望財物。便欲得郡內祭神云爾。俄而郡公等到之曰。牛直欲得何物。對曰。老父之教。其所祭神是白石也。以白石投牛。主因以將來置于腹中。其神石化美麗童女。於是阿羅斯

等大歡之。欲合。然阿羅斯等去他處之間。童女忽失也。阿羅斯等大驚之。問已婦曰。童女何處去矣。對曰。向東方。則尋迹求。遂遠浮海。以入日本國。所求童女者。謂難波為比賣。語曾社神。且至聖國。阿羅斯等復為比賣。語曾社神。並二處見祭焉。

三年。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焉。將來物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鴉鹿鹿赤石玉一箇。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梓一枝。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并七物。則藏于但馬國。常為神物也。

一云。初天日槍乘船泊于播磨國。在於完祖長尾市。於播磨而問天日槍曰。汝也誰人。且何國人也。天日槍對曰。僕新羅國主之子也。然聞日本國有聖皇。則以己國投弟。知古而化歸之。仍貢獻物。葉細珠。足高珠。鴉鹿鹿赤石珠。出石刀子。出石槍。日鏡。熊神籬。勝狹。大乃并八物。仍詔天日槍曰。播磨國。莞栗邑。淡路島。出淺邑。是二邑。汝任意居之。時天日槍答之曰。臣將往處。若垂天恩。聽臣情願。地者。臣親歷視諸國。則合于臣心。欲被給乃聽之。於是天日槍自莞道河。流入近江國。吾名邑。暫住。更自近江。經若狹國。西到但馬國。則定住處也。是以近江國。鏡谷陶人。天日槍之從人也。故天日槍娶但馬出島人。太耳女。麻多鳥。生但馬諸助也。諸助生但馬日槍。日槍生清彥。清彥生田道間守也。

四年。秋九月丙戌朔戊申。皇后母兄狹穗彥王謀反。欲厄社禊。因伺皇后之燕居。而語之曰。汝孰愛兄與夫焉。於是皇后不知所問之意趣。輒對曰。

愛兄也。則詔皇后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廢。今天下多佳人。各適進求寵。豈永得情色乎。是以冀吾登鴻祚。必與汝照臨天下。則高枕而永終百年。亦不快乎。願為我弒天皇。仍取七首投皇后曰。是七首佩于袖中。當天皇之寢。迺刺頸而弒焉。皇后於是心裏競戰。不知所如。然視兄王之志。便不可得諫。故受其匕首。獨無所藏。以著衣中。遂有諫兄之情歟。

五年。冬十月己卯朔。天皇幸來目。居於高宮。時天皇枕皇后膝而晝寢。於是皇后既無成事。而空思之。兄王所謀。適是時也。即眼淚流之。落帝面。天皇則寤之。語皇后曰。朕今日夢矣。錦色小蛇繞于朕頸。復大雨從秋穗發。而來之濡面。是何祥也。皇后則知不得匿謀。而悚恐伏地。曲上兄王之反狀。因以奏曰。妾不能違兄王之志。亦不得背天皇之恩。告言則亡。兄王不言。則傾社稷。是以一則以懼。一則以悲。俯仰喉咽。進退泣。日夜懷悵。無

所訴言。唯今日也。天皇枕妾膝而寢之。於是妾一思矣。若有狂婦。成兄志者。適遇是時。不勞以成功乎。茲意未竟。眼淚自流。則舉袖拭淚。從袖溢之沾帝面。故今日夢也。必是事應焉。錦色小蛇。則投妾匕首也。大雨忽發。則妾眼淚也。天皇謂皇后曰。是非汝罪也。即發近縣卒。命上毛野君遠祖八綱田。令擊秋穗彥。時秋穗彥與師距之。怒積稻作城。其堅不可破。此謂稻城也。踰月不降。於是皇后悲之曰。吾雖皇后。既亡兄王。何以面目。在天。下耶。則抱王子譽津別命。而入之於兄王稻城。天皇更益軍衆。悉圍其城。即勅城中曰。急出皇后與皇子。然不出矣。則將軍八綱田放火焚其城。於焉皇后令懷抱皇子。踰城上而出之。因以奏請曰。妾始所以逃入兄城。若有因妾子免兄罪乎。今不得免。乃知妾有罪。何得面縛。自經而死耳。唯妾雖死之。敢勿忘天皇之恩。願妾所掌后宮之事。宜投好仇。丹波國有五婦

人志並貞潔。是丹波道主王之女也。道主王者。雅日本根子大日日天皇之孫。彥彥坐王子也。一云彥湯產隅王子也。當納掖庭以盈后宫之數。天皇聽矣。時火興城崩。軍衆悉走。秋穗彥與妹共死于城中。天皇於是美將軍八綱田之功。号其名謂倭日向武日向彥八綱田也。

七年秋七月己巳朔乙亥。左右奏言當麻邑有勇悍士。曰當麻蹶速。其為人強力以能毀角申鉤。恒語衆中曰。於四方求之。豈有比我力者乎。何遇強力者而不期死生。頓得爭力焉。天皇聞之。詔群卿曰。朕聞當麻蹶速者天下之力士也。若有比此人耶。一臣進言。臣聞出雲國有勇士。曰野見宿禰。試召是人。欲當于蹶速。即日遣倭直祖長尾布。喚野見宿禰於是野見宿禰自出雲至。則當麻蹶速與野見宿禰令捕力。二人相對立。各舉足相蹶。則蹶折當麻蹶速之脇骨。亦踏折其腰而殺之。故奪當麻蹶速之地。

悉賜野見宿禰。是以其邑有腰折田之緣也。野見宿禰乃留仕焉。

十五年春二月乙卯朔甲子。喚丹波五女。納於掖庭。第一曰日葉酢姬。第二曰淳葉田瓊入媛。第三曰真砥野媛。第四曰筋瓊入媛。第五曰竹野媛。秋八月壬午朔。立日葉酢媛命為皇后。以皇后弟之三女為妃。唯竹野媛者。因形姿醜。返於本土。則羞其見返到葛野自墮輿而死之。故号其地謂墮國。今謂第國訛也。皇后日葉酢媛命生三男二女。第一曰五十瓊敷入彥命。第二曰大足彥尊。第三曰大中姬命。第四曰倭姬命。第五曰稚城瓊入彥命。妃淳葉田瓊入媛生鐸石別命與瞻香足姬命。次妃筋瓊入媛生池速別命稚淺津姬命。

二十三年秋九月丙寅朔丁卯。詔群卿曰。譽津別王是生年既三十。鬚鬚八搨猶泣如兒。常不言何由矣。因令有司而議之。冬十月乙丑朔壬申。天

皇立於大殿前。譽津別皇子侍之。時有鳴鶴度大虛。皇子仰觀鶴曰。是何物耶。天皇則知皇子見鶴得言而喜之。詔左右曰。誰能捕是鳥獻之。於是鳥取造祖天湯河板舉奏言。臣必捕而獻。即天皇勅湯河板舉。云。板舉。此汝獻是鳥必數賞矣。時湯河板舉遠望鶴飛之方。追尋詣出雲國而捕獲。或曰得于但馬國。十一月甲午朔乙未湯河板舉獻鶴也。譽津別命弄是鶴。遂得言語。由是數賞湯河板舉則賜姓而曰鳥取造。因亦定鳥取部鳥養部譽津部。

二十五年春二月丁巳朔甲子。詔阿倍臣遠祖武渟川別和珥臣遠祖彥國背。中臣連遠祖大鹿島。物部連遠祖十千根。大伴連遠祖武日五大夫。曰。我先皇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惟嚴作聖。欽明聰達。深執謙損。志懷沖退。綢繆機衡。禮祭神祇。剋己勤躬。日慎一日。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大

平也。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有怠乎。三月丁亥朔丙申。離天照大神於豐兼入姬命。託于倭姬命。爰倭姬命求鎮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筱幡。更遷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大神誨倭姬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憐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齋宮于五十鈴川。是謂磯宮。則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
一云。天皇以倭姬命為御杖。貢奉於天照大神。是以倭姬命以天照大神。鎮坐於磯城。磯城之本而祠之。然後隨神。誨取丁巳年冬十月甲午。遷于伊勢國。渡過宮。是時天照大神著總積。臣遠祖大水口宿禰。而誨之曰。大初之時。期曰。天照大神。悉治天原。皇御孫尊。專治葦原。中國之八十魂神。親治大地。官者。言已訖焉。然先皇御間城。天皇雖祭。祀神祇。微細未探。其源。以相留於枝葉。故其天皇短命也。是以今汝御孫尊。悔先皇之不。及而慎祭。則汝尊壽命延長。復天下太平矣。時天皇聞是言。則仰中臣連。祖探湯主。而卜之。雖人以今祭。大倭大神。即得名。城稚姬命。食卜。焉。因以命。淳名。城稚姬命。定神地於穴磯邑。祠於大市長岡。是得名。城稚姬命。既身。體悉悉弱。以不能祭。是以命。大倭直。祖長尾市。宿禰。今祭矣。

二十六年秋八月戊寅朔庚辰。天皇勅物部十千根大連曰。屢遣使者於

出雲國。雖檢校其國之神寶。無分明申言者。汝親行于出雲。宜檢校定。則十千根大連校定神寶。而分明奏言之。仍令掌神寶也。

二十七年。秋八月癸酉朔己卯。令祠官卜兵器為神幣吉之。故弓矢及橫刀納諸神之社。仍更定神地神戶以時祠之。蓋兵器祭神祇。始興於是時也。是歲興屯倉于采目邑。屯倉此云彌夜氣

二十八年。冬十月丙寅朔庚午。天皇母弟倭彥命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葬倭彥命于身狹桃花鳥坂。於是集近習者。悉生而埋立於陵域。數日不死。晝夜泣叫。遂死而爛鼻之。大鳥聚嘍焉。天皇聞此泣叫之聲。心有悲傷。

詔群卿曰。夫以生所愛。令殉亡者。是甚傷矣。其雖古風之。非良何從。自今以後議之止殉。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朔甲子。天皇詔五十瓊敷命大足彥尊曰。汝等各言

情願之物也。兄王詔。欲得弓矢。弟王詔。欲得皇位。於是天皇詔之曰。各宜隨情。則以弓矢。賜五十瓊敷命。仍詔大足彥尊曰。汝必繼朕位。

三十二年。秋七月甲戌朔己卯。皇后日葉酢姬命一云日葉酢姬命。酢姬命也。薨臨葬有日焉。天皇。詔群卿曰。從死之道。前知不可。今此行之葬。為之奈何。於是野見宿

禰進曰。夫君王陵墓。埋立生人。是不良也。豈得傳後葉乎。願今將議便事而奏之。則遣使者。喚上出雲國之土部壹百人。自領土部等。取埴以造作

人馬及種種物形。獻于天皇曰。自今以後。以是土物更易生人。樹於陵墓。為後葉之法則。天皇於是大喜之。詔野見宿禰曰。汝之便議。寔洽朕心。則

其土物始立于日葉酢姬命之墓。仍號是土物謂埴輪。亦名立物也。仍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必樹是土物。無傷人焉。天皇厚賞野見宿禰之切。亦

賜銀地即任土部職。因改本姓謂土部臣。是土部連等。主天皇喪葬之緣。

也。所謂野見宿禰是土部連等之始祖也。

三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丙寅。天皇幸山背。時左右奏言之。此國有佳人。

曰綺戶邊。姿形美麗。山背大國不遲之女也。天皇於茲執矛祈之曰。必遇

其佳人。道路見瑞比至行宮。大龜出河中。天皇舉矛刺龜。忽化為白石。謂

左右曰。因此物而推之。必有驗乎。仍喚綺戶邊納于後宮。生磐衝別命。是

三尾君之始祖也。先是娶山背前幡戶邊生三男。第一曰祖別命。第二曰

五十日足彥命。第三曰瞻武別命。五十日足彥命是石田君之始祖也。

三十五年。秋九月遣五十瓊敷命于河內國作高石池茅渟池。冬十月作

倭狹城池及迹見池。是歲令諸國多開池溝數八百之。以農為事。因是百

姓富寬天下太平也。

三十七年。春正月戊寅朔立大足彥尊為皇太子。

三十九年。冬十月五十瓊敷命居於茅渟菟砥川上宮。作劍一千口。因名

其劍。謂川上部。亦名曰裸伴。裸伴。此云河箇。藏于石上神宮也。是後命五

十瓊敷命。俾主石上神宮之神寶。一云。五十瓊敷皇子居于茅渟菟砥川上。而

部。神弓削部。神矢作部。大穴磯部。泊極部。玉作部。神刑部。日置部。大刀佩部。并十箇

品部。賜五十瓊敷皇子。其一千口大刀者。後于忍坂邑。然後從忍坂移之。藏于石上

神宮。是時神之言。春日臣。淡名市河。今治。因以命市河。今治。是今物部首之始祖也。

八十七年。春二月丁亥朔辛卯。五十瓊敷命謂妹大中姬命曰。我老也不

能掌神寶。自今以後必汝主焉。大中姬命辭曰。吾手弱女人也。何能登天

神庫耶。神庫。此云。保玖羅。五十瓊敷命曰。神庫雖高。我能為神庫造梯。豈煩登庫

乎。故諺曰。神之神庫隨樹梯之。此其緣也。然遂大中姬命授物部十千根

大連而令治。故物部連等至今。治石上神寶是其緣也。昔丹波國桑田

村有人。名曰瓊襲。則瓊襲家有犬。名曰足往。是犬咋山獸名牟士那而教

之。則獸腹有八尺瓊勾玉。因以獻之。是玉今在石上神宮。
 八十八年。秋七月己酉朔戊午。詔群卿曰。朕聞新羅王子天日槍初來之
 時。將來寶物今在但馬。元為國人見貴。則為神寶也。朕欲見其寶物。即日
 遣使者詔天日槍之曾孫清彥而令獻。於是清彥被勅。乃自捧神寶而獻
 之。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鹿赤石玉一箇。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
 唯有小刀一口。名曰出石。則清彥忽以為非獻刀子。仍匿袍中而自佩之。
 天皇未知匿小刀之情。欲寵清彥。而召之賜酒於御所。時刀子從袍中出
 而顯之。天皇見之親問清彥曰。爾袍中刀子者何刀子也。爰清彥知不得
 匿刀子。而呈言。所獻神寶之類也。則天皇謂清彥曰。其神寶之豈得離類
 乎。乃出而獻焉。皆藏於神府。然後開寶府而視之。小刀自失。則使問清彥
 曰。爾所獻刀子忽失矣。若至汝所乎。清彥答曰。昨夕刀子自然至於臣家。

乃明且失焉。天皇則惶之。且更勿覓。是後出石刀子自然至于淡路島。其
 島人謂神。而為刀子立祠。是於今所祠也。昔有一人乘艇而泊于但馬國。
 因問曰。汝何國人也。對曰。新羅王子名曰天日槍。則留于但馬。娶其國前
 津耳。一云。前津見。一云。太耳。女麻拖能焉。生但馬諸助是清彥之祖父也。

九十年。春二月庚子朔。天皇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令求非時香菓。香菓
 簡俱能未。今謂橘是也。

九十九年。秋七月乙巳朔戊午。天皇崩於纏向宮。時年百四十歲。冬十二
 月癸卯朔壬子。葬於菅原伏見陵。明年春三月辛未朔壬午。田道間守至
 自常世國。則寶物也。非時香菓八竿八纒焉。田道間守於是泣悲歎之曰。
 受命天朝。遠往絕域。萬里蹈浪。遙度弱水。是常世國則神仙秘區。俗非所
 臻。是以往來之間。自經十年。豈期獨凌峻瀾。更向本土乎。然賴聖帝之神

靈フニ僅得還來キリキリ。今天皇既崩シテ。不得復命カハルコトナク。臣雖生之シテ。亦何益矣コトナク。乃向天皇之陵ニ。叫哭而自死之ヲ。群臣聞皆流淚也カキテ。田道間守是三宅連之始祖也ニ。

日本書紀卷第六終

日本書紀卷第七

大足彥忍代別天皇 景行天皇

稚足彥天皇 成務天皇

大足彥忍代別天皇 景行天皇

大足彥忍代別天皇。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第三子也。母皇后曰日葉ヒハ。洲姬命。丹波道主王之女也。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三十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二十一。九十九年春二月。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天皇崩。

元年。秋七月己巳朔己卯。皇太子即天皇位。因以改元ハシメテ。是年也大歲辛未二年。春三月丙寅朔戊辰。立播磨稻日大即姬一云。稻日。推郎。姬。郎。此云。異羅菟。咩。咩。為皇后。后生二男。第一曰大碓皇子。第二曰小碓尊一書云。皇后生三男。其。其大碓

皇子小碓尊。一日同胞而雙生。天皇異之。則詰於碓。故因号其二王曰夫碓小碓也。是小碓尊。亦名日本童男。童男此云亦曰日本武尊。幼有雄略之氣。及壯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焉。

三年春二月庚寅朔。卜幸于紀伊國將祭祀群神祇而不吉。乃車駕止之。遣屋主忍男武雄心命。云云武雄心命令祭。爰屋主忍男武雄心命詣之。居于阿備柏原。而祭祀神祇。仍住九年。則娶紀直遠祖菟道彦之女影媛。生齋内宿禰。

四年春二月甲寅朔甲子。天皇幸美濃。左右奏言之。茲國有佳人曰第媛。容姿端正。八坂入彦皇子之女也。天皇欲得為妃。幸第媛之家。第媛聞乘輿車駕則隱竹林。於是天皇權令第媛至而居于冰宮。冰宮此云區鯉魚浮池。朝夕臨視而戲遊。時第媛欲見其鯉魚遊。而密來臨池。天皇則留而通

之爰第媛以為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然於吾而不便。則請天皇曰妾性不欲交接之道。今不勝皇命之威。暫納帷幕之中。然意所不快。亦形姿穢陋。久之不堪陪於掖庭。唯有妾姊。名曰八坂入姬。容姿麗美。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天皇聽之。仍喚八坂入姬為妃。生七男六女。第一曰稚足彦天皇。第二曰五百城入彦皇子。第三曰忍足別皇子。第四曰稚倭根子皇子。第五曰大酢別皇子。第六曰淳尉斗皇女。第七曰淳名城皇女。第八曰五百城入姬皇女。第九曰麿依姬皇女。第十曰五十狹城入彦皇子。第十一曰吉備兄彦皇子。第十二曰高城入姬皇女。第十三曰第姬皇女。又妃三尾氏磐城別之妹水齒郎媛生五百野皇女。次妃五十河媛生神櫛皇子。稻背入彦皇子。其兄神櫛皇子。是讚岐國造之始祖也。第稻背入彦皇子。是伊播磨別之始祖也。次妃阿倍氏木事之女高田媛生武國疑別皇子。是伊

豫國御村別之始祖也。次妃日向長太田根媛生日向襲津彥皇子。是阿牟君之始祖也。次妃襲武媛生國乳別皇子與國背別皇子。戶別皇子。其兄國乳別皇子。是水沼別之始祖也。弟豐戶別皇子。是火國別之始祖也。夫天皇之男女前後並八十子。然除日本武尊。稚足彥天皇。五百城入彥皇子之外。七十餘子。皆封國郡。各如其國。故當今時謂諸國之別者。即其別王之苗裔焉。是月天皇聞美濃國造名神骨之女。兄名兄遠子。弟名弟遠子。並有國色。則遣大碓命。使察其婦女之容姿。時大碓命便密通而不復命。由是恨大碓命。冬十一月庚辰朔。乘輿自美濃還。則更都於纏向。是謂日代宮。

十二年。秋七月熊襲反之不朝貢。八月乙未朔己酉幸筑紫。九月甲子朔戊辰到周芳婆磨。時天皇南望之。詔群卿曰。於南方烟氣多起。必賊將在。

則留之。先遣多臣祖武諸木。國前臣祖菟名手。物部君祖夏花。令察其狀。爰有女人曰神夏磯媛。其徒衆甚多。一國之魁師也。聽天皇之使者至。則拔磯津山賢木。以上枝挂八握劍。中枝挂八咫鏡。下枝挂八尺瓊。亦素幡樹于船舳。參向而啓之曰。願無下兵。我之屬類必不有違者。今將歸德矣。唯有殘賊者。一曰鼻垂。妄假名號山谷響聚。屯結於菟狹川上。二曰耳垂。殘賊貪婪。屢略人民。是居於御木。川上。三曰麻剝。潛聚徒黨。居於高羽川上。四曰土折楮折。隱住於綠野川上。獨恃山川之險。以多掠人民。是四人也。其所據並要害之地。故各領眷屬。為一處之長也。皆曰不從皇命。願急擊之勿失。於是武諸木等。先誘麻剝之徒。仍賜赤衣禪及種種奇物。兼令攜不服之三人。乃率己衆而參來。悉捕誅之。天皇遂幸筑紫。到豐前國長峽縣。興行宮而居。故號其處曰京也。冬十月到碩田國。其地形廣

大亦麗因名碩田也。碩田此云於所設院到速見邑。有女人曰速津媛。為一處之長。其間天皇車駕。而自奉迎之。諸言。茲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二土蜘蛛。住其石窟。一曰青。二曰白。又於直入縣彌野。有三土蜘蛛。一曰打後。二曰八田。三曰國摩侶。是五人並其為人強力。亦眾類多之。皆曰不從皇命。若強喚者與兵距焉。天皇惡之。不得進行。即留于米田見邑。權興官室而居之。仍與群臣議之曰。今多動兵眾。以討土蜘蛛。若其畏我兵勢。將隱山野。必為後愁。則採海石榴樹作椎為兵。因簡猛卒。投兵椎。以穿山排草。襲石室土蜘蛛。而破于稻葉川上。悉殺其黨。血流至踝。故時人其作海石榴椎之處。曰海石榴市。亦血流之處。曰血田也。後將討打後。徑度彌野山。時賊虜之矢。橫自山射之。流於官軍前如雨。天皇更返城原。而卜於水上。便勒兵先擊八田於彌野。而破。爰打後謂不可勝。而請服。然不聽矣。皆自

投洞谷而死之。天皇初將討賊。次于柏峽大野。其野有石。長六尺。廣三尺。厚一尺五寸。天皇祈之曰。朕得滅土蜘蛛者。將取此石。如柏葉而舉焉。因蹶之。則如柏葉上於大虛。故号其石曰踏石也。是時禱神則志我神。直入物部神。直入中臣神三神矣。十一月到日向國。起行宮以居之。是謂高屋宮。十二月癸巳朔丁酉。議討熊襲。於是天皇詔群卿曰。朕聞之。襲國有厚鹿文。迨鹿文者。是兩人熊襲之渠帥者也。眾類甚多。是謂熊襲八十渠帥。其鋒不可當焉。少與師則不堪滅賊。多動兵是百姓之害。何不假鋒刃之威。坐平其國。時有一臣。進曰。熊襲渠帥有二女兒。曰市乾鹿文。第曰市鹿文。容貌端正。心且雄武。宜示重幣。以攝納麾下。因以伺其消息。犯不意之處。則曾不血刃。賊必自敗。天皇詔可也。於是示幣。欺其二女。而納幕下。天皇則通市乾鹿文。而陽寵。時市乾鹿文奏于天皇曰。無愁熊襲之

不服。妾有良謀。即令從一二兵於己。而返家以多設醇酒。令飲己父。乃醉而寢之。市乾鹿文密漸父。爰從兵一人進殺熊襲。兼帥。天皇則惡其不孝之甚。而誅市乾鹿文。仍以第市鹿文賜於火國造。

十三年。夏五月。悉平襲國。因以居於高屋宮已六年也。於是其國有佳人曰御刀媛。御刀。此云彌波迦志。則召為妃。生豐國別皇子。是日向國造之始祖也。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朔己酉。幸于湯縣。遊于丹裳小野。時東望之謂左右曰。是國也。直向於日出方。故号其國曰日向也。是日涉野中大石。憶京都而歌之曰。波辭枳豫辭。和藝幣能伽多由。區毛位多知區暮。夜摩苔波區。珥能摩保邏摩。多多饑豆久。阿烏伽枳夜摩許莽例屢。夜摩苔之于漏破。試異能知能。摩曾祁務比苦破。多多彌許莽。弊遇利能夜摩能志邏伽之。鐵廷鳩。于受珥左勢許能固。是謂思邦歌也。

十八年。春三月。天皇將向京。以巡狩筑紫國。始到夷守。是時於石瀨河邊人眾聚集。於是天皇遙望之。詔左右曰。其集者何人也。若賊乎。乃遣兄夷守弟夷守二人令覩。乃弟夷守還來而語之曰。諸縣君泉媛依獻大御食。而其族會之。夏四月壬戌朔甲子。到熊縣。其處有熊津彦者兄第二人。天皇先使徵兄熊。則從使詣之。因徵弟熊而不來。故遣兵誅之。壬申自海路泊於葦北小島而進食。時召山部阿弭古之祖小左。令進冷水。適是時島中無水。不知所為。則仰之祈于天神地祇。忽寒泉從崖傍涌出。乃酌以獻焉。故號其島曰水島也。其泉猶今在水島崖也。五月壬辰朔。從葦北發船到火國。於是日沒也。夜冥不知著岸。遙視火光。天皇詔挾抄者曰。直指火處。因指火往之。即得著岸。天皇問其火之光處。曰。何謂邑也。國人對曰。是八代縣豐村。亦尋其火。是誰人之火也。然不得主。茲知非人火。故名其國。

曰火國。六月辛酉朔癸亥。自高米縣。渡玉杵名邑。時數其處之土蜘蛛津
類焉。丙子到阿蘇國也。其國郊原曠遠不見人居。天皇曰。是國有人乎。時
有二神曰阿蘇都彥阿蘇都媛。忽化人以遊詣之曰。吾二人在。何無人耶。
故號其國曰阿蘇。秋七月辛卯朔甲午。到筑紫後國御末。居於高田行宮。
時有僵樹。長九百七十丈焉。百寮踏其樹而往來。時人歌曰。阿佐志毛能。
瀨能佐為麼志。魔幣菟者彌。伊和哆羅秀暮。彌開能佐為麼志。矣天皇
問之曰。是何樹也。有一老夫曰。是樹者歷木也。嘗未僵之先。當朝日暉。則
隱杵島山。當夕日暉覆阿蘇山也。天皇曰。是樹者神末也。故是國宜號神
木國。丁酉到八女縣。則越前山。以南望粟岬。詔之曰。其山峯岫重疊且美
麗之甚。若神在其山乎。時水沼縣玉孫大海奏言。有女神名曰八女津媛。
常居山中。故八女國之名由此起也。八月到的邑而進食。是日膳夫等

遣蓋。故時人號其志蓋處曰浮羽。今謂的者訛也。昔筑紫俗號蓋曰浮羽。
十九年。秋九月甲申朔癸卯。天皇至日向。
二十年。春二月辛巳朔甲申。遣五百野皇女。令祭天照大神。
二十五年。秋七月庚辰朔壬午。遣武內宿禰。令察北陸及東方諸國之地
形。且百姓之消息也。

二十七年。春二月辛丑朔壬子。武內宿禰自東國還之奏言。東夷之中。有
日高見國。其國人男女並椎結文身。為人勇悍。是總曰蝦夷。亦土地沃壤
而曠之。擊可取也。秋八月熊襲亦反之。侵邊境不止。冬十月丁酉朔己酉。
遣日本武尊。令擊熊襲。時年十六。於是日本武尊曰。吾得善射者。欲與行。
其何處有善射者焉。或者啓之曰。美濃國有善射者。曰第彥公。於是日本
武尊遣葛城人宮戶彥。喚第彥公。故第彥公便率石占橫立。及尾張田子

之稻置。乳近之稻置而來。則從日本武尊而行之。十二月到於熊襲國。因以伺其消息及地形之險易。時熊襲有魁帥者。名取石鹿文亦曰川上梟師。悉集親族而欲宴。於是日本武尊解髮作童女姿。以密伺川上梟師之宴時。仍劔佩袖裏。入於川上梟師之宴室。居女人之中。川上梟師感其童女容姿。則携手同席。舉杯令飲而戲弄。于時也更深人闌。川上梟師且被酒。於是日本武尊抽袖中之劔。刺川上梟師之胸。未及之死。川上梟師叩頭曰。且待之。吾有所言。時日本武尊留劔待之。川上梟師啓之曰。汝尊誰人也。對曰。吾是大足彥天皇之子也。名曰日本童男也。川上梟師亦啓之曰。吾是國中之強力者也。是以當時諸人。不勝我之威力。而無不從者。吾多遇武力者矣。未有若皇子者。是以賤賊陋口以奉尊號。若聽乎。曰聽之。即啓曰。自今以後號皇子。應稱日本武皇子。言訖。乃通胸而殺之。故至于

今稱曰日本武尊。是其緣也。然後遣弟彥等。悉斬其黨類無餘。既而從海路還倭。到吉備以渡穴海。其處有惡神則殺之。亦比至難波。殺柏濟之惡神。濟。此云和多利。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本武尊奏平熊襲之狀曰。臣賴天皇之神靈。以兵一舉。頓誅熊襲之魁帥者。悉平其國。是以西州既謐。百姓無事。唯吉備穴濟神。及難波柏濟神皆有害心。以放毒氣。令苦路人。並為禍害之藪。故悉殺其惡神。並開水陸之徑。天皇於是美日本武尊之功而異愛之。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月癸未朔戊戌。天皇詔群卿曰。今東國不安。暴神多起。亦蝦夷悉叛。屢略人民。遣誰人以平其亂。群臣皆不知誰遣也。日本武尊奏言。臣則先勞西征。是役必大碓皇子之事矣。時大碓皇子愕然之。逃隱草中。則遣使者召來。爰天皇責曰。汝不欲往矣。豈強

遣耶。何未對賊。以豫懼甚焉。因此遂封美濃。仍如封地。是身毛津君守君
 二族之始祖也。於是日本武尊雄詰之曰。熊襲既平。未經幾年。今更東夷
 叛之。何日逮于太平矣。臣雖勞之。頓平其亂。則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
 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強。凌犯為宗。村之無長。邑之勿首。各貪封
 墾。並相盜略。亦山有邪神。郊有姦鬼。遮衢塞徑。多令苦人。其東夷之中。
 蝦夷是尤強焉。男女交居。父子無別。冬則宿穴。夏則住櫟。衣毛飲血。昆弟
 相疑。登山如飛禽。行草如走獸。承恩則忘。見怨必報。是以箭藏頭髻。刀
 佩衣中。或聚黨類而犯邊界。或伺農桑以略人民。擊則隱草。追則入山。故
 往古以來。未深王化。今朕察汝為人。也身體長大。容姿端正。力能扛鼎。猛
 如雷電。所向無前。所攻必勝。即知之。形則我子。實則神人。是寔天懸。朕不
 厭且國不平。令經綸天業。不絕宗廟乎。亦是天下則汝。天下也。是位則汝

位也。願深謀遠慮。探姦伺變。示之以威。懷之以德。不煩兵甲。自令臣順。
 即巧言而調暴神。振武以攘姦鬼。於是日本武尊乃受斧鉞。以再拜奏之。
 曰。嘗西征之年。賴皇靈之威。提三尺劍。擊熊襲國。未經決辰。賊首伏罪。今
 亦賴神祇之靈。偕天皇之威。往臨其境。示以德教。猶有不服。即舉兵擊之。
 仍重再拜之。天皇即命吉備武彥與大伴武日連。令從日本武尊。亦以七
 掬脛。為膳夫。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發路之。戊午在道拜伊勢神
 宮。仍辭于倭姬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者。故辭之。於是倭
 姬命取草薙劍。授日本武尊曰。慎之莫怠也。是月。日本武尊初至駿河。其
 處賊陽從之。欺曰。是野也。麋鹿甚多。氣如朝霧。足如茂林。臨而應狩。日本
 武尊信其言。入野中而覓獸。賊有殺王之情。王謂日本武尊也放火燒其野。王知
 被欺。則以燧出火之。向燒而得免。一云。王所佩劍。兼雲。自抽之。兼獲王之傍。一
 因是得免。故號其劍曰草薙也。兼雲。此云三武

羅致 王曰。殆被欺。則悉焚其賊衆而滅之。故號其處曰燒津。亦進相模欲
 往。上總望海高言曰。是小海耳。可立跳渡。乃至于海中。暴風忽起。王船
 漂蕩而不可渡。時有從王之妾。曰第橘媛。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也。啓王
 曰。今風起浪泌。王船欲沒。是必海神心也。願以妾之身贖王之命而入海。
 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即止。船得著岸。故時人號其海曰馳水也。爰日本
 武尊則從上總轉入陸奧國。時大鏡懸於王船。從海路迴於葦浦。橫渡玉
 浦。至蝦夷境。蝦夷賊首島津神國津神等。屯於竹水門而欲距。然遙視王
 船。豫怖其威勢。而心裏知之不可勝。悉捨弓矢望拜之曰。仰視君容。秀於
 人倫。若神之乎。欲知姓名。王對之曰。吾是現人神之子也。於是蝦夷等悉
 慄。則褰裳披浪。自扶王船而著岸。仍面縛服罪。故免其罪。因以俘其首帥
 而令從身也。蝦夷既平。自日高見國還之。西南歷常陸至甲斐國。居于酒

折宮。時舉燭而進食。是夜以歌之問侍者曰。珥比摩利。菟玖波。鳩須擬氏。
 異玖用加彌菟流。諸侍者不能答言。時有乘燭者。續王歌之末而歌曰。伽
 餓奈倍色。用珥波虛々能用。比珥波答鳩如鳩。即美乘燭人之聰而數賞。
 則居是宮以勒部賜大伴連之遠祖武日也。於是日本武尊曰。蝦夷凶首。
 咸伏其辜。唯信濃國越國。頗未從化。則自甲斐北轉歷武藏上野。西逮于
 碓日坂。時日本武尊每有願第橘媛之情。故登碓日嶺。而東南望之。三歎
 曰。吾孀者耶。故因號山東諸國曰吾孀國也。於是分道。遣吉備武
 彥於越國。令鑿察其地形險易。及人民順不。則日本武尊進入信濃。是國
 也。山高谷幽。翠嶺萬重。人倚杖而難升。巖嶮磴紆。長峯數千。馬頓轡而不
 進。然日本武尊披烟凌霧。遙徑大山。既逮于峯而飢之。食於山中山神將
 令苦王。以化白鹿立於王前。王異之。以一箇蒜。彈白鹿則中眼而殺之。爰

王忽失道不知所出。時白狗自來有導王之狀。隨狗而行之。得出美濃。吉備武彥自越出而遇之。先是度信濃坂者。多得神氣以瘳卧。但徒殺白鹿之後。踏是山者。醫蒜塗人及牛馬。自不中神氣也。日本武尊更還於尾張。即娶尾張氏之女宮寶媛。而淹留踰月。於是聞近江膳吹山有荒神。即解劍置於宮寶媛家。而徒行之至膳吹山。山神化為大蛇當道。爰日本武尊不知主神化蛇之謂。是大蛇必荒神之使也。既得殺主神。其使者豈足求乎。因跨蛇猶行。時山神之興雲寒水。峯霧谷隘。無復可行之路。乃棲遑不知其所跋涉。然凌霧強行。方僅得出。猶失意如醉。因居山下之泉側。乃飲其水而醒之。故號其泉曰居醒泉也。日本武尊於是始有痛身。然稍起之還於尾張。爰不入宮寶媛之家。便移伊勢而到尾津。昔日本武尊向東之歲。停尾津濱而進食。是時解一劍置於松下。遂忘而去。今至於此劍猶存。故歌曰。高波利珥。多陀珥霧伽幣流。比苦菟麻菟阿波例。比等菟麻菟。比苦珥阿利勢磨。歧農歧勢摩之塙。多知波開摩之塙。逮于能褒野而痛甚之。則以所停蝦夷等獻於神宮。因遣吉備武彥。奏之於天皇曰。臣受命天朝。遠征東夷。則被神恩。賴皇威而叛者。伏罪荒神自調。是以卷甲戢戈。惶悻還之。冀曷日曷時。復命天朝。然天命怒至。隙駟難停。是以獨卧曠野。無誰語之。豈惜身亡。唯愁不面。既而崩于能褒野。時年三十。天皇聞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晝夜嗆咽。泣悲標擗。因以大歎之曰。我子小稚。王昔熊襲叛之日。未及總角。久煩征伐。既而恒在在右。補朕不及。然東夷騷動。勿使討者。忍愛以入賊境。一日之無不顧。是以朝夕進退。行待還日。何禍兮何罪兮。不意之間。倏亡我子。自今以後。與誰人之經綸。鴻業耶。即詔群卿。命百寮。仍葬於伊勢國能褒野陵。時日本武尊化白鳥。從陵出之。

○日本書紀卷第七 孝行天皇

指倭國而飛之。群臣等因以開其棺櫬而視之。明衣空留而屍骨無之。於是遣使者追尋白鳥。則停於倭琴彈原。仍於其處造陵焉。白鳥更飛至河內。留舊市邑。亦其處作陵。故時人号是三陵曰白鳥陵。然遂高翔上天。徒葬衣冠。因欲錄功名。即定武部也。是歲天皇踐祚四十二年焉。

五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戊子。招群卿而宴數日矣。時皇子稚足彥尊。武內宿禰不參赴于宴庭。天皇召之問其故。因以奏之曰。其實樂之日。群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生而伺牆閣之際乎。故侍門下。備非常。時天皇謂之曰。理灼然灼然此云以耶知事。則異寵焉。秋八月己酉朔壬子。立稚足彥尊為皇太子。是日命武內宿禰為棟梁之臣。初日本武尊所佩草薙橫刀。是今在尾張國年魚市郡熱田社也。於是所獻神宮蝦夷等。晝夜宣譁。出入無禮。時倭姬命曰。是蝦夷等不可近於神宮。則進上於朝庭。仍

令安置御諸山傍。未經幾時。悉伐神山樹。叫呼隣里。而脅人民。天皇聞之。詔群卿曰。其置神山傍之蝦夷。是本有獸心。難住中國。故隨其情願。令班并畿之外。是今播磨讚岐伊豫安藝阿波。凡五國佐伯部之祖也。初日本武尊娶兩道入姬皇女為妃。生稻依別王。次足仲彥天皇。次布忍入姬命。次稚武王。其兄稻依別王。是犬上君武部君。凡二族之始祖也。又妃吉備武彥之女吉備穴戶武媛。生武卵王與十城別王。其兄武卵王。是讚岐綾君之始祖也。第十城別王。是伊豫別君之始祖也。次妃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第橘媛。生稚武彥王。

五十二年。夏五月甲辰朔丁未。皇后播磨大郎姬薨。秋七月癸卯朔己酉。立八坂入姬命為皇后。

五十三年。秋八月丁卯朔。天皇詔群卿曰。朕願愛子。何日止乎。冀欲巡狩

小碓王所平之國。是月乘輿幸伊勢。轉入東海。冬十月至上總國。從海路渡淡水門。是時聞覺賀鳥之聲。欲見其鳥形。尋而出海中。仍得白蛤。於是膳臣遠祖名磐鹿六鴈以蒲為手繼。白蛤為膾而進之。故美六鴈臣之功。而賜膳大伴部。十二月從東國還之居伊勢也。是謂綺官。
五十四年。秋九月辛卯朔己酉。自伊勢還於倭。居纏向宮。
五十五年。春二月戊子朔壬辰。以彥狹島王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是豐城命之孫也。然到春日穴。昨邑。卧病而薨之。是時東國百姓悲其王不至。竊盜王尸。葬於上野國。

五十六年。秋八月。詔御諸別王曰。汝父彥狹島王不得向任所而早薨。故汝專領東國。是以御諸別王承天皇命。且欲成父業。則行治之。早得善政。時蝦夷騷動。即舉兵而擊焉。時蝦夷首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津間男邊

等叩頭而來之。頓首受罪。盡獻其地。因以免降者。而誅不服。是以東國久之無事焉。由是其子孫於今在東國。

五十七年。秋九月造坂手池。即竹蔭其堤上。冬十月。令諸國興田部屯倉。五十八年。春二月辛丑朔辛亥。幸近江國。居志賀三歲。是謂高穴穗宮。六十年。冬十一月乙酉朔辛卯。天皇崩於高穴穗宮。時年一百六歲。

稚足彥天皇 成務天皇

稚足彥天皇。大足彥忍代別天皇第四子也。母皇后曰八坂入姬命。八坂入彥皇子之女也。大足彥天皇四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年二十四。六十年冬十一月大足彥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戊子。皇太子即位。是年也大歲辛未。二年。冬十一月癸酉朔壬午。葬大足彥天皇於倭國之山邊道上陵。尊皇

后曰皇太后。

三年春正月癸酉朔己卯以武内宿禰為大臣也。初天皇與武内宿禰同日生之。故有異寵焉。

四年春二月丙寅朔。詔之曰我先皇大足彥天皇聰明神武。膺錄受圖。治天順人。撥賊反正。德業覆燾。道協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氣懷靈。何非得處。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元蠢爾。不悛野心。是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者焉。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為中區之蕃屏也。

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稽置。並賜楯矛以為表。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

四十八年春三月庚辰朔。立甥足仲彥尊為皇太子。六十年夏六月己巳朔己卯。天皇崩。時年一百七歲。

日本書紀卷第七終

日本書紀卷第八

足仲彥天皇 仲哀天皇

足仲彥天皇。日本武尊第二子也。母皇后曰兩道入姬命。活目入彥五十
 袂茅天皇之女也。天皇容姿端正。身長十尺。稚足彥天皇四十八年。立為
 皇太子。時年三十一。稚足彥天皇無男。故立為嗣。六十年天皇崩。明年秋
 九月壬辰朔丁酉。葬于倭國狹城肩列陵。肩列。此云多多那美。
 元年。春正月庚寅朔庚子。皇太子即天皇位。秋九月丙戌朔。尊母皇后曰
 皇太后。冬十一月乙酉朔。詔群臣曰。朕未逮于弱冠。而父王既崩之。乃神
 靈化白鳥上天。仰望之情。一日勿息。是以冀獲白鳥。養之於陵城之池。因
 以觀其鳥。欲慰顧情。則令諸國。俾貢白鳥。閏十一月乙卯朔戊午。越國貢
 白鳥四隻。於是送鳥使人宿菟道河邊。時蘆髮蒲見別王視其白鳥。而問

之曰。何處將去白鳥也。越人答曰。天皇應父王。而將養狎。故貢之。則蒲見別王謂越人曰。雖白鳥而燒之。則為黑鳥。仍強之奪白鳥而將去。爰越人參赴之請焉。天皇於是惡蒲見別王無禮於先王。乃遣兵卒而誅矣。蒲見別王則天皇之異母弟也。時人曰。父是天也。兄亦君也。其慢天違君何得免誅耶。是年也太歲壬申。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甲子。立氣長足姬尊為皇后。先是娶叔父彥人大兄之女大中姬為妃。生麿坂皇子。忍熊皇子。次娶米熊田造祖大酒主之女第媛。生子譽屋別皇子。二月癸未朔戊子。幸角鹿。則興行宮而居之。是謂筭飯宮。即月定淡路屯倉。三月癸丑朔丁卯。天皇巡狩南國。於是留皇后及百寮。而從駕二三卿大夫。及官人數百而輕行之。至紀伊國。而居于德勒津宮。當是時熊襲叛之不朝貢。天皇於是將討熊襲國。則自德勒津發

之。濟海而幸穴門。即日遣使角鹿勅皇后曰。便從其津發之。達於穴門。夏六月辛巳朔庚寅。天皇泊于豐浦津。且皇后從角鹿發而行之。到渟田門。食於船上。時海鯽魚多聚船傍。皇后以酒灑海鯽魚。海鯽魚即醉而浮之時。海人多獲其魚而歡曰。聖王所賞之魚焉。故其處之魚。至于六月。常傾浮如醉。其是之緣也。秋七月辛亥朔乙卯。皇后泊豐浦津。是日皇后得如意珠於海中。九月興宮室于穴門而居之。是謂穴門豐浦宮。

八年春正月己卯朔壬午。幸筑紫。時岡縣主祖熊鰐。聞天皇之車駕。豫拔取五百枝賢木。以立九尋船之舳。而上枝掛白銅鏡。中枝掛十握劍。下枝掛八尺瓊。參迎于周芳沙摩之浦。而獻魚塩地。因以奏言。自穴門至向津野。大濟為東門。以名籠屋大濟為西門。限及利島阿閉島為御筥。割柴島為御廩。御廩此云。以逆見海為塩地。既而導海路。自山鹿岬迎之。入岡浦。

到水門。御船不得進。則問熊罴曰。朕聞汝熊罴者有明心以參來。何船不進。熊罴奏之曰。御船所以不得進者非臣罪。是浦口有男女二神。男神曰大倉主。女神曰菟夫羅媛。必是神之心歟。天皇則禱祈之。以挾抄者倭國菟田人伊賀彦。為祝令祭。則船得進。皇后則慈自洞海洞。此云入之。潮入之。洞不得進時熊罴更還之。自洞奉迎皇后。則見御船不進。惶懼之。忽作魚沼鳥池。悉聚魚鳥。皇后看是魚鳥之遊而忿心稍解。及潮滿。即泊于岡津。又筑紫伊觀縣主祖五十迹手。聞天皇之行。拔取五百枝賢木。立船之舳。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白銅鏡。下枝掛十握劍。參迎于穴門引島而獻之。因以奏言。臣取所以獻是物者。天皇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是十握劍。平天下矣。天皇即美五十迹手。曰伊蘇志。故時人號五十迹手之本土。曰伊蘇國。今謂伊觀者訛也。

己亥到饒縣。因以居樞日宮。秋九月乙亥朔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而誨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脅穴之空國也。豈足舉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國。用此云三麻。眼炎耀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榜衾新羅國焉。若能祭吾者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為服。其祭之以天皇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為幣也。天皇聞神言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遙望之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天皇對神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天皇等。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時神亦託皇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以誑誘我言。其汝王之如此言而遂不信者。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天皇猶不信。以強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之。

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天皇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

崩一云天皇親伐熊襲。中二賊矢而崩也。於是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禰匿天皇之喪不令知天下。則皇后詔大臣及中臣烏賊津連。大三輪大友主君。物部膽昨連大伴武以連曰。今天下未知天皇之崩。若百姓知之有懈忘乎。則命四大夫領百寮。令守宮中。竊取天皇之屍。付武內宿禰。以從海路遷穴門而殯于豐浦宮。為无火殯。殷元火殯也。此顯甲子。大臣武內宿禰自穴門還之。復奏於皇后。是年由新羅伎。以不得葬天皇也。

日本書紀卷第八終

日本書紀卷第九

氣長足姬尊 神功皇后

氣長足姬尊。稚日本根子彥大日天皇之曾孫。氣長宿禰王之女也。母曰葛城高額媛。足仲彥天皇二年立為皇后。幼而聰明。厭智。容貌壯麗。父王異焉。九年春二月。足仲彥天皇崩於筑紫檀日宮。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為知所崇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二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為神主。則命武內宿禰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為審神者。因以千縉高縉。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天皇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達縣之。折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姬命焉。亦問之。除是神復有神乎。答曰。幡菽穗出吾也。於

尾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代於虛事代。玉籤入彦嚴之事代。主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橋小門之水底所底而。水葉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且荷持田村荷持此云能登利。有羽白熊鷲者。其為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每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糧日宮。遷于松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驚其處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即舉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謂左右曰。取得熊鷲。我心則安。故驚其處曰。安也。丙申轉至山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兄夏羽與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

壬寅朔甲辰。北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島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為鉤。取粒為餌。抽取裳絲為縲。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以舉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此云梅豆。暹志。故時人号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也。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田而佃之。時引饑河水。欲潤神田。而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內宿禰。捧劍鏡。令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震霹。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号其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樞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今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為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為兩。皇后便結分髮。而為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與師動衆。

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在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慙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籍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峻浪。整艦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共有功。事不就者。吾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朔己卯。令諸國。集船船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眾自聚。於是使吾菟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名草而令覩。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橫。緬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為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奸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

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為先鋒而導師。船和魂。此云三珥。伎師多摩。荒魂。此云三阿。羅淵多摩。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倭網吾彥男垂見。為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挿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搗荒魂為軍先鋒。請和魂為王船鎮。冬十月己亥朔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舉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船隨波。不勞楫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層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之國為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遙望以為非常之兵。將滅己國。驚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距乎。即素飾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

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為飼部。其不乾船施。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與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為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急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投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入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為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牙。樹於新羅王門。為後葉之印。故其牙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爰新羅王。波沙寐錦。即以微叱。已知波珍于岐為質。仍資金銀及彩色綾羅繡縠。載于八十艘。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常以八十船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緣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款曰。從今以後。

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戊戌朔辛亥。生譽田天皇於筑紫。故時人号其產處曰宇瀨也。

一云。足仲彥天皇居筑紫。攝日宮。是有神託。沙磨縣主祖。內避高麗。避高松屋。禮以神。天皇曰。御孫尊也。若欲得寶國耶。將現我之。便復曰。琴將來。以進于皇后。則隨神言。而皇后撫琴。於是神託。皇后以誨之曰。今御孫尊所望之國。譬如鹿角。以無實國也。其今御孫尊所御之。及穴戶直踐立所。貢之水田。名大田。為帶能祭。或者。則如美女之眉。而金銀多之。服矣。國以我御孫尊。時天皇對神曰。其雖神何。設語耶。何處將有國。且朕所乘船。既奉於神。朕乘焉。知然。未知誰神。願欲知其名。時神稱其名曰。表筒雄。中筒雄。底筒雄。如是稱三神名。且重曰。吾名。向匪男。聞襲大歷五。御魂速。朕騰尊也。時天皇謂皇后曰。聞惡事之言。坐婦人乎。何言速。朕騰也。於是神謂天皇曰。汝王。如是不信。必不得其國。唯今皇后。願神之。蓋有獲。朕是夜。天皇忽病。發以崩之。然後皇后隨神。表而祭。則皇后為男。求裝。征新羅。時神導之。由是隨。朕之。遠及于新羅國中。於是新羅王。字流助。富利智。于。參迎。跪之。取王。知。即叩頭曰。臣自今以後。於日本國。所居神。御子。為內官家。無絕朝貢。一云。禽獲新羅王。于海邊。拔王。腹內。今旬。旬石上。俄而新之。理沙中。則留一人。為新羅王。而還之。然後新羅王。妻。不知。理夫。屍之地。獨有誘。罕之。情。乃執罕。曰。汝當令。職。理。王。屍。之。處。必。為。報。之。且。吾。為。汝。妻。於是罕。信。誘。言。密。告。理。屍。之。處。則王。妻。與。國人。共。議。之。殺。罕。更。出。王。屍。葬。於。他。處。時。取。罕。屍。埋。于。王。墓。土。底。以。舉。王。親。變。其。上。曰。尊。年。次。第。固。當。如。此。於是。天皇。聞。之。重。發。震。怒。大。起。軍。衆。欲。頓。滅。新。羅。是以。軍。船。滿。海。而。詣。之。是。時。新。羅。國人。悉。懼。不知。

所如。則相集共議。於是從軍神。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皇后曰。我荒魂令祭於穴門山田邑也。時穴門直之祖踐立。津守連之祖田裳見宿禰。啓于皇后曰。神欲居之地。必宜奉定。則以踐立為祭荒魂之主。仍祠立於穴門山田邑。爰伐新羅之明年春二月。皇后領群卿及百寮。移于穴門豐浦宮。即收天皇之喪。從海路以向京。時麿坂王忍熊王。聞天皇崩亦皇。后西征。并皇子新生。而密謀之曰。今皇后有子。群臣皆從焉。必共議之立。効主。吾等何以兄從弟乎。乃詳為天皇作陵。請播磨與山陵於赤石。仍編船。組于淡路島。運其島石而造之。則每人令取兵而待皇后。於是犬上君祖倉見別。與吉師祖五十狹茅宿禰。共隸于麿坂王。因以為將軍。令與東國兵。時麿坂王忍熊王。共出菟餓野。而祈狩之曰。所狩。此云。于氣比。饑利。若有成事。必獲良獸也。二王各居假殿。赤猪忽出之。登假殿。昨麿坂王而殺焉。軍士

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事大恠也。於此不可待敵。則引軍更返也。於住吉。時皇后聞忍熊王起師以待之。命武內宿禰。懷皇子橫出南海泊于紀伊水門。皇后之船直指難波。于時皇后之船迴於海中。以不能進。更還務古水門而卜之。於是天照大神誨之曰。我之荒魂不可近皇后。當居御心廣田國。即以山背根子之女葉山媛令祭。亦稚日女尊誨之曰。吾欲居活田長峽國。因以海上五十狹茅令祭。亦事代主尊誨之曰。祠吾于御心長田國。則以葉山媛之弟長媛令祭。亦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之曰。吾和魂宜居大津渟中倉之長峽。便因看往來船。於是隨神教以鎮坐焉。則平得度海。忍熊王復引軍退。到菟道而軍之。皇后南詣紀伊國。會太子於日高。以議及群臣。遂欲攻忍熊王。更遷小竹宮。適是時也。晝暗如夜。已經多日。時人曰。常夜行之也。皇后問紀直祖豐耳曰。是恠何由

矣。時有一老父曰。傳聞如是。惟謂阿豆那比之罪也。問何謂也。對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歟。因以令推問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與天野祝。共為善友。小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泣曰。吾也生為交友。何死之無同穴乎。則伏屍側而自死。仍合葬焉。蓋是之乎。乃開墓視之。實也。故更改棺槨。各異處以埋之。則日暉炳燦。日夜有別。三月丙申朔庚子。命武內宿禰和珥臣祖武振熊。卒數萬眾。令擊忍熊王。爰武內宿禰等選精兵。從山背出之。至菟道。以屯河北。忍熊王出營欲戰。時有熊之疑者。為忍熊王軍之先鋒。一云。疑者。為野城首之祖也。一云。多吳吉師之遠祖也。則欲勸已眾。因以高唱之歌曰。烏智箇多能。阿邏邏摩菟麼邏。摩菟麼邏珥。和多利喻祇氏。菟區喻彌珥。末利椰塢多具陪。宇摩比等破。于摩警苦奴知野。伊徒姑播茂。伊徒姑奴池。伊裝阿波那和例波。多摩岐波屢。于池能阿層餓。波邏濃知波。異佐誤阿例椰。伊裝阿波

那和例波。時武內宿禰令三軍。悉令推結。因以號令曰。各以儲茲藏于髮中。且佩木刀。既而舉皇后之命。誘忍熊王曰。吾勿貪天下。唯懷効王從君王者也。豈有距戰耶。願共絕茲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枕。專制萬機。則顯令軍中。悉斷茲解刀。投於河水。忍熊王信其誘言。悉令軍眾。解兵投河水而斷茲。爰武內宿禰令三軍。出儲茲更張。以佩真刀。度河進之。忍熊王知被欺。謂倉見別五十狹茅宿禰曰。吾既被欺。今無儲兵。豈可得戰乎。乃曳兵稍退。武內宿禰出精兵而追之。適遇于達坂。以破故号其處曰達坂也。軍眾走之。及于狹狹浪栗林而多斬。於是血流溢栗林。故惡是事。至于今其栗林之菓不進御所也。忍熊王逃無所入。則喚五十狹茅宿禰。而歌之曰。伊井阿藝伊佐智須區禰。多摩枳波屢。于知能阿曾餓。勾夫菟智能。伊多良於破孺破。珥倍迺利能。从豆岐齊奈則共沈賴。

田濟而死之。于時武內宿禰歌之曰。阿布彌能彌。齊多能和多利珥。伽豆區荝利。梅珥志彌曳泥磨。異枳延倍呂之茂。於是探其屍而不得也。然後數日之。出於菟道河。武內宿禰亦歌曰。阿布彌能彌。齊多能和多利珥。伽豆區荝利。多那伽彌須疑氏。于泥珥等遷倍菟。

二年。冬十一月丁亥朔甲午。葬天皇於河內國長野陵。

三年。春正月丙戌朔戊子。立譽田別皇子為皇太子。因以都於磐余。是稱若

五年。春三月癸卯朔己酉。新羅王遣行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

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早之情。是以詔許智伐早。而詔之曰。使者

行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及妻子為奴

冀轄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彥而遣之。

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

微叱早岐。令逃於新羅。乃造葛靈。置微叱許智之床。詳為病者。告襲津

彥曰。微叱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彥使人令看病者。即知欺而捉新羅使

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踏鞴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

傳人等。今桑原佐麻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

十三年。春二月丁巳朔甲子。命武內宿禰從太子。令拜角鹿筭飯大神。癸

酉太子至自角鹿。是日皇太后宴太子於大殿。皇太后舉觴以壽于太子。

因以歌曰。虛能彌企破。和鐵彌企那羅儒。區之能伽彌。等虛豫珥伊麻輸。

伊破多多須。周玖那彌伽未能。等豫保枳。保枳茂荝陪之。訂武保枳保枳

玖流保之。摩菟利虛辭彌企層。阿佐孺焉齊佐佐。武內宿禰為太子答歌

之曰。許能彌企塢。伽彌雞武比等破。曾能菟豆彌。于輸珥多氏氏于多比

菟菟。伽彌雞梅伽墓。許能彌企能。阿椰珥于多娜濃芝作沙。

四十六年。春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斯摩宿禰者。不知何姓人。也。於是卓淳王末錦早岐告斯摩宿禰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久氏。彌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時謂久氏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遠浪險。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以得達耶。於是久氏等曰。然即當今不得通也。不若更還之。備船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矣。斯摩宿禰即以備人爾波移與卓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肖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絲絹各一疋。及角弓箭并鐵鎚四十枚。幣爾波移。便復開寶藏。以示諸珍異曰。吾國多有是珍寶。欲貢貴國。不知道路。有志無從。然猶今付使者。尋貢獻耳。於是爾波移奉

事而還。告志摩宿禰。便自卓淳還之也。

四十七年。夏四月百濟王使久氏彌州流莫古。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氏共詣。於是皇太后太子譽田別尊。大歡喜之曰。先王所望國人。今來朝之。痛哉不逮于天皇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檢校二國之貢物。於是新羅貢物者。珍異甚多。百濟貢物者。少賤不良。便問久氏等曰。百濟貢物不及新羅。奈之何。對曰。臣等失道。至沙比。則新羅人捕臣等禁囹圄。經三月而欲殺。時久氏等向天而呪詛之。新羅人怖其呪詛。而不殺。則奪我貢物。因以為己國之貢物。以新羅賤物。相易為己國之貢物。謂臣等曰。若誤此辭者。及于還日。當殺汝等。故久氏等恐怖而從耳。是以僅得達于天朝。時皇太后譽田別尊。責新羅使者。因以祈天神曰。當遣誰人於百濟。將檢事之虛實。當遣誰人於新羅。將推問其罪。便天神誨之曰。令武內宿禰行議。

因以千熊長彦為使者當如所願。千熊長彦者。分明不知其姓人。一云武藏國。人今是額田部。額田部本首等之始祖也。百濟記云。職麻那那加比。於是遣千熊長彦于新羅。責以盡百濟之獻物。

四十九年。春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為將軍。則與久氏等共勒兵而度之。

至卓淳。因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乏。不可破新羅。更復奉上沙白蓋盧

請增軍士。即命木羅斤資。沙沙奴跪。是二人不知其姓人也。但木羅斤資者。百濟將也。領精兵與沙

白蓋盧共遣之。俱集于卓淳。擊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林。南加羅。喙

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迴。至古真津屠南蠻。枕彌多禮以

賜百羅。於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貴須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彌支半

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斤資等。共會意流村

今云三州。流須戰。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唯千熊長彦與百濟王至于百濟國。登辟

支山盟之。復登古沙山共居磐石上。時百羅王盟之曰。若數草為坐。恐見

火燒。且取木為坐。恐為水流。故居磐石而盟者。示長遠之不朽者也。是以

自今以後。千秋萬歲。無絕無窮。常稱西蕃。春秋朝貢。則將千熊長彦至都

下。厚加禮遇。亦副久氏等而送之。

五十年。春二月荒田別等還之。夏五月千熊長彦久氏等。至自百濟。於是

皇太后歡之。問久氏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何事以頻復來也。久氏等

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弊邑。吾王歡喜踊躍。不任于心。故因還使以致至誠。

雖逮萬世。何年非朝。皇太后勅言。善哉汝言。是朕懷也。增賜多沙城為往

還路驛。

五十一年。春三月百羅王亦遣久氏朝貢。於是皇太后語太子及武內宿禰

曰。朕所交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有。不闕歲

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數加恩惠。即年以千熊長彦

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數加恩惠。即年以千熊長彦

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數加恩惠。即年以千熊長彦

副。久氏等遣百濟國因以垂大恩曰朕從神所驗始開道路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是時百濟王父子並頓首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為西蕃終無貳心。

五十二年秋九月丁卯朔丙子久氏等從千熊長彥詣之則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及種種重寶仍啓曰臣國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鐵山其邇七日行之不及當飲是水便取是山鐵以永奉聖朝乃謂孫枕流王曰今我所通海東貴國是天所啓是以垂天恩割海西而賜我由是國基永固汝當善脩和好聚斂土物奉貢不絕雖死何恨自是以後每年相續朝貢焉。五十五年百濟省古王斃。五十六年百濟王子貴須立為王。

六十二年新羅不朝即年遣襲津彥擊新羅百濟記云壬午年新羅不奉貢國莊鎧美大二人迎誘於津沙至比曉受其美大反伐加羅國加羅國王已本早歲及兒百入至阿首至阿沙利伊羅麻酒爾汝至等將其人氏來奔百濟百濟厚遇之加羅國王其既服至向大倭啓云天皇遣沙至比曉以討新羅而納新羅美大捨而不討反滅我國兄弟人氏皆為流離不任憂思故以來啓天皇大怒即遣木羅斤資領兵來集加羅復其社稷一云沙至比曉知天皇怒不敢公還乃自竄伏其妹有下幸於皇宮者比曉密遣使人問天皇怒解不其乃託夢言今夜夢見沙至比曉天皇大怒云比曉何敢來妹以皇言報之比曉知不免入石穴而死也。六十四年百濟國貴須王薨王子枕流王立為王。

六十五年百濟枕流王薨王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奪立為王。六十九年夏四月辛酉朔丁丑皇太后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歲冬十月戊午朔壬申葬狹城有列陵是日追尊皇太后曰氣長足姬尊是年也大歲己丑。

日本書紀卷第九終

○日本書紀卷第九 神功皇后

日本書紀卷第十

譽田天皇 應神天皇

譽田天皇。足仲彥天皇第四子也。母曰氣長足姬尊。天皇以皇后討新羅之年歲次庚辰冬十二月。生於筑紫之蚊田。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焉。皇太后攝政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初天皇在孕。而

天神地祇授三韓。既產之。穴生腕上。其形如鞠。是肖皇太后為雄裝之負

鞠。肖此云云故稱其名謂譽田天皇。上古時俗子鞠謂之鞠。武多焉。一云。初天皇為

與太子一名相易。故号曰大神。曰去來。來抄別神。太子名譽田別尊。然則可。攝政六十九

年夏四月。皇太后崩。時年百歲

元年。春正月丁亥朔。皇太子即位。是年也大歲庚寅。

二年。春三月庚辰朔壬午。立仲姬為皇后。后生荒田皇女。大鶴鷄天皇。根

馬皇子。先是天皇以皇后姊高城入姬為妃。生額田大中彥皇子。大山守皇子。去來真稚皇子。大原皇女。滂來由皇女。又妃皇后弟第姬。生阿倍皇女。淡路御原皇女。紀之菟野皇女。次妃和珥臣祖日觸使主之女宮主宅媛。生菟道稚郎子皇子。天田皇女。雌鳥皇女。次妃宅媛之弟小庭媛。小庭媛。此云二生菟道稚郎姬皇女。次妃河淑仲彥女弟媛。生稚野毛二派皇子。此云二次妃櫻井田部連男鈕之妹茶媛。生雫總別皇子。次妃日向泉長媛。生太葉枝皇子。小葉枝皇子。凡是天皇男女并二十五也。根鳥皇子是大田君之始祖也。大山守皇子是土形君。榛原君。凡二族之始祖也。去來真稚皇子。是深河別之始祖也。

三年。冬十月辛未朔癸酉。東蝦夷悉朝貢。即倭蝦夷。而作厩坂道。十一月。處處海人訕噓之。不從命。訕噓。此云。佐原買奴。則遣阿曇連祖大濱宿禰。平其訕噓。因

為海人之宰。故俗人謔曰。佐麼阿摩者。其是緣也。是歲百濟辰斯王。失禮於貴國天皇。故遣紀角宿禰羽田天代宿禰。石川宿禰。木菟宿禰。噴讓其无禮狀。由是百濟國殺辰斯王。以謝之。紀角宿禰等便立阿花為王而歸。五年。秋八月庚寅朔壬寅。令諸國定海人部及山守部。冬十月科伊豆國。令造船。長十丈。船既成之。試浮于海。便輕泛疾行如馳。故名其船曰枯野。

由輕疾名枯野是緣連焉若謂輕野使人訕噓

六年。春二月。天皇幸近江國至菟道野上。而歌之曰。知婆能。伽豆怒揭彌。例磨。淺智儂蘆。夜珥波母彌喻。區珥能朋母彌喻。七年。秋九月。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並來朝。時命武內宿禰。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名池號韓人池。八年。春三月。百濟人來朝。百濟記云。阿花王立。无禮於貴國。故奉我忱彌多禮。及見南支使。谷那東韓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

朝。以備先王之好也。

九年夏四月。遣武内宿禰於筑紫。以監察百姓。時武内宿禰弟甘美内宿禰欲廢兄。即讒言于天皇。武内宿禰常有愛天下之情。今聞在筑紫而密謀之曰。獨裂筑紫。以招三韓。令朝於己。遂將有天下。於是天皇則遣使以令殺武内宿禰。時武内宿禰歎之曰。吾無貳心。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而死耶。於是有壹伎直祖真根子者。其為人能似武内宿禰之形。獨惜武内宿禰無罪而空死。便語武内宿禰曰。今大臣以忠事君。既無黑心。天下共知。願密避之。參赴于朝。親辨無罪。而後死不晚也。且時人每云。僕形似大臣。故今我代大臣而死之。以明大臣之丹心。則伏劍自死焉。時武内宿禰獨大悲之。竊避筑紫。浮海。以從南海迴之泊於紀水門。僅得建朝。乃辨無罪。天皇則推問武内宿禰與甘美内宿禰。於是二人各堅執而爭之。是

非難決。天皇勅之。令請神祇探湯。是以武内宿禰與甘美内宿禰共出于織城川濱。為探湯。武内宿禰勝之。便執橫刀。以毆甘美内宿禰。遂欲殺矣。天皇勅之令釋。仍賜紀伊直等之祖也。

十一年冬十月。作劔池。輕池。鹿垣池。厩坂池。是歲有人奏之曰。日向國有孺子。名髮長媛。即諸縣君牛諸井之女也。是國色之秀者。天皇悅之。心裏欲覓。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專使。以徵髮長媛。秋九月中。髮長媛至。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爰皇子大鷦鷯尊。及見髮長媛。感其形之美麗。常有戀情。於是天皇知大鷦鷯尊感髮長媛。而欲配。是以天皇宴于後宮之日。始喚髮長媛。因以上坐於宴席。時鷦鷯尊以指髮長媛。乃歌之曰。伊裝阿藝。怒耳比蘆菟彌耳。比蘆菟彌耳。和鐵喻區彌智耳。伽愚威志波那多智

麼那。辭豆曳羅波。比等未那等利。保苑曳波。等利委餓羅辭。彌菟惠利能。
 那伽菟曳能。府保語茂利。阿伽例蘆搗等咩。伊裝佐伽麼曳那。於是大鷓
 鷲尊蒙御歌。便知得賜髮長媛。而大悅之。報歌曰。彌豆多摩蘆。豫佐彌能
 伊戒珥。故那波區利。破陪鷄區辭羅珥。委愚比菟區。伽破摩多曳能。比辭
 餓羅能。佐辭難區辭羅珥。阿餓許居呂辭。伊夜于古珥辭。大鷓鷲尊與
 髮長媛。既得交殷勤。獨對髮長媛。歌之曰。彌知能之利。古破儂搗等綿搗。
 伽未能語等。枳虛曳之。久延。阿比摩區羅摩區。又歌之曰。彌知能之利。古
 波儂搗等綿。阿羅素破儂泥辭區搗之。叙于蘆波辭。彌茂布。一曰。日向諸縣
君牛。任于朝庭。
年既老考之。不能仕。仍致仕。逃於本土。則貢上己女髮長媛。始至播磨。時天皇幸淡
路島而遊獵之。於是天皇西望之。數十羣鹿。浮海來之。使人于播磨。鹿于木門。天皇
謂左右曰。其何鹿鹿也。之巨海多來。爰左右共視而奇。則遣使令察。使者至。見吾人
也。唯以著角鹿皮為衣服耳。問曰。誰人也。對曰。諸縣君牛。年是者之。雖我任。不得忘
朝。故以己女髮長媛而貢上矣。天皇悅之。即喚令從。御船是。以時。人
于其著岸之處。曰鹿子木門也。凡水手曰鹿子蓋始起于是時也。

十四年。春二月。百濟王貢縫衣工女。曰真毛津。是今來自衣縫之始祖也。
 是歲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七縣。而
 歸佳。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
 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彦不來焉。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
 上廐。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廐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
 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
 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廐別於百濟。仍徵王仁
 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壬辰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
 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是歲。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

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東韓者。甘羅城。高麗城。爾林城。
是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禰。的戶田宿禰於加羅。仍投精兵詔之曰。襲津彦久
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拔其道路。於是木菟
宿禰等。進精兵。莅于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
襲津彦共來焉。

十九年。冬十月戊戌朔。幸吉野宮。時國樛人來朝。之因以醴酒。獻于天皇。
而歌之曰。伽辭能輔耳。豫區周鳩菟區利。豫區周耳。伽綿蘆於朋瀨。枳宇
摩羅耳。枳虛之茂。知鳩勢。磨呂俄知。歌之既訖。則打口以仰咲。今國樛獻
土毛之日。歌訖即擊口仰咲者。蓋上古之遺則也。夫國樛者。其為人甚淳朴
也。每取山菓食。亦煮蝦蟇為上味。名曰毛瀨。其土自京東南之隔山而居
于吉野河上。峯峻谷深。道路狹嶮。故雖不遠於京本。希朝來。然自此之後。

屢參赴以獻土毛。其土毛者。栗菌及年魚之類焉。

二十年。秋九月。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
縣。而來歸焉。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申朔戊子。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丁酉登高臺而
遠望。時妃兄媛侍之。望西以大歎。兄媛者。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於是天皇問兄媛曰。何

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

得省親歟。爰天皇愛兄媛篤溫清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視二親。既經多年。

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海人八十人。為水手。送于

吉備。夏四月。兄媛自大津。發船而往之。天皇居高臺。望兄媛之船。以歌曰。

阿波旋辭摩。異椰敷多那羅耳。阿豆枳辭摩。異椰敷多那羅耳。磨呂辭枳

辭摩之魔。儂加多佐例。阿羅智之。吉備那流伊慕鳩。阿比瀨菟流慕能。秋

九月辛巳朔丙戌。天皇狩于淡路島。是島者橫海在難波之西。峯巖紛錯。陵谷相續。芳草蒼蔚。長瀾溟溟。亦麋鹿鳧鴈。多在其島。故乘輿屢遊之。天皇便自淡路轉。以幸吉備。遊于小豆島。庚寅亦移居於葉田。葉田此淡路郡葦守官。時御友別參赴之。則以其兄弟子孫為膳夫而奉饗焉。天皇於是看御友別。謹惶侍奉之狀。而有悅情。因以割吉備國。封其子等也。則分川島縣。封長子稻速別。是下道臣之始祖也。次以上道縣封中子仲彥。是上道臣香屋臣之始祖也。次以三野縣封弟彥。是三野臣之始祖也。復以波區藝縣。封御友別弟鴨別。是笠臣之始祖也。即以苑縣。封兄浦凝別。是苑臣之始祖也。即以織部縣。賜兄媛。是以其子孫於今在于吉備國。是其緣也。二十五年。百濟直支王薨。即子久爾卒立為王。壬午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與王母相媾。多行無禮。天皇聞而召之。百濟記云。木滿致者。是木羅介資對。新羅時。娶其國婦。而所生也。以其父

功。事。於。任。那。來。入。我。國。社。選。貴。國。奉。制。天。朝。執。我。國。政。權。重。當。世。然。天。皇。聞。其。暴。各。之。

二十八年。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三十一年。秋八月詔群卿曰。官船名枯野者。伊豆國所貢之船也。是朽之不堪用。然久為官用。功不可忘。何其船名勿絕。而得傳後葉焉。群卿便被詔以令有司。取其船材。為薪而燒鹽。於是得五百籠鹽。則施之周賜諸國。因令造船。是以諸國一時貢上五百船。悉集於武庫水門。當是時新羅調使共宿武庫。爰於新羅停。忽失火。即引之及于聚船。而多船見焚。由是責新羅人。新羅王聞之。驚然大驚。乃貢能匠者。是猪名部等之始祖也。初枯野船為鹽薪燒之日。有餘燼。則奇其不燒而獻之。天皇異以令作琴。其音鏗鏘而遠聆。是時天皇歌之曰。訶羅怒焉。之褒珥椰枳。之餓阿摩離。虛等